

醒世小說

第九集

九尾龜



402653

醒世小說九集

九
集

圖
書
局
印



北師大圖 B2353373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假漂賬嫖客行權

真索債僧人受騙

第二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竹敲槓偏遇守財奴

第三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第四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卷二

第五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弄權

第六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遭白眼瘟生致病

第七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第八回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卷三

第九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打茶圍瘟生吃醋

第十回 洪素卿味良施巧計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

第十一回 鬪房間痛罵滑頭

驅恩客難爲名妓

第十二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卷四

第十三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第十四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第十五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第十六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卷之一

第一回 假漂賬嫖客行權

真索債借人受騙

上集書中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過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賬還沒有開發。便先到陸麗娟院中。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假意只說今年的局賬來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陸麗娟聽着這個話兒。怎生回答。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竟自一口答應。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歡喜。當下對着陸麗娟哈哈一笑。麗娟摸不着頭腦。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呆呆的對着秋谷道。捨格事體耐實梗好笑呀。秋谷也不開口。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棹上。對着麗娟笑道。今天還好。居然沒有冇拾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陸麗娟聽了。起先還不知是什麼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說道。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勿糙。至於實梗樣式。畹倪曉得耐格閒話。靠勿住故歇。到底那亭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卷鈔票裏頭。揀出六張五十塊一張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我的酒賬局賬。通共二百七十幾塊錢。多的二十幾塊錢。就給了你。房間裏頭的人。罷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看也不

看便放在棹。子上口中說道耐格賬一塌刮仔二百七十幾塊洋鈔付仔二百八十洋鈔好哉房間裏人未有下脚拆格碗撥俚篤做捨耐就是撥仔俚篤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碗秋谷道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賞他們幾個錢也好叫他高興一點陸麗娟不肯道耐未總是實梗格號銅鈔出俚做捨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曉得故歇耐總歸是實梗媽媽虎虎俚篤拿仔耐格洋鈔再要當耐瘟生倍犯着呀秋谷聽了覺得這幾句說話委實不差便對麗娟道你的說話自然不差但是我你面上用幾個錢就是多花了些我也沒有什麼不願你怕他們拿了我的錢還要當我瘟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句大話我章秋谷在鏢界裏頭閱歷了五六年別的不敢說只這瘟生的兩個字兒大約自問還可以免得料想你們堂子裏頭的人也沒有把我當作瘟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來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狠要好的房間裏頭的人也沒有我一個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幾個錢總算是給他們的賞錢在你面上也覺得好看些兒況且我雖然不是個有錢的人這幾個錢也還不算什麼又何必一定要省這幾十塊錢呢陸麗娟聽了想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又問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阿好秋谷隨口答應坐了一回正起身要走陸麗娟忽然說道耐格個人倒來得挖搯篤

晚秋谷笑道。怎麼你想了半天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陸麗娟聽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歇歇。想起來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捨格嘸撥洋鈿。曠是捨格。今年來勿及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格。人答應仔。耐嚙。捨閒話說。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來。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問問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曾有捨推扳。耐要搭倪實梗樣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秋谷見麗娟星眸歛恨。寶鬢微紅。覺得另有一種丰韻。便連忙笑道。你不要生氣。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那裏試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謝我也還罷了。倒反要怪我起來。麗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說越好聽。哉。捨人來聽耐呀。口中雖然這般說法。心上却甚是喜歡。拉着秋谷在炕床上並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叮囑他晚上早來。秋谷便出了久安里。從大新街道穿過迎春坊。來到了梁綠珠院中。走上樓去。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着一付骨牌。在那裏打天九頑。見了章秋谷。滿臉上堆下笑來。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連忙和秋谷覓了馬褂。推着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秋谷趁勢說道。像我這樣的。漂賬客人。你何必這般客氣。梁綠珠聽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來浪。瞎三話四。捨人是漂賬客人呀。漂捨人格賬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個大拇

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賬。客。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這。裏。的。賬。綠。珠。聽。了。越。發。不。知。道。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只。呆。呆。的。看。着。秋。谷。的。臉。秋。谷。笑。道。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我。要。漂。你。的。局。賬。你。答。應。不。答。應。梁。綠。珠。那。裏。肯。信。口。中。說。道。阿。是。耐。要。漂。倪。格。賬。說。得。阿。要。像。點。像。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賬。末。上。海。灘。浪。一。場。刮。仔。才。變。仔。漂。賬。客。人。哉。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和。陸。麗。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只。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捨。實。梗。要。緊。去。介。晏。歇。點。阿。來。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今。天。除。夕。我。家。裏。頭。還。有。事。情。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我。們。明。年。再。見。罷。說。着。往。外。要。走。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秋。谷。聽。了。便。回。身。坐。下。對。着。梁。綠。珠。道。你。有。什。麼。話。只。願。講。就。是。了。梁。綠。珠。支。支。吾。吾。的。又。一。時。說。不。出。來。只。說。道。耐。捨。格。事。體。實。梗。要。緊。倪。搭。嚙。撥。捨。格。老。虎。勒。浪。勿。見。得。吃。脫。仔。耐。格。耐。放。心。末。哉。秋。谷。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說。有。話。說。如。今。我。問。你。什。麼。話。兒。你。又。不。說。這。是。個。什。麼。原。故。呢。梁。綠。珠。沒。有。話。說。只。得。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倪。勿。要。耐。搭。倪。坐。來。浪。秋。谷。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綠。珠。也。笑。道。捨。格。明。白。勿。明。白。捨。人。來。搭。耐。唱。三。娘。教。子。

呀耐明白。捨物事倒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着說道。實不相瞞。今天我原是出來還賬的。不料到了你這裏坐了一回。把還賬的這件事兒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說有什麼話和我說。一定就是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和我講個明白。却這樣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難道還怕不好意思不成。說着便取出三張五十塊錢的鈔票遞給梁綠珠。梁綠珠被章秋谷一席話兒說中了他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時間頰泛桃紅。臉生春色。見秋谷手內拿着幾張鈔票遞給他。便縮着手不肯接。口中說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捨格倪要搭耐說句閒話。耐倒說倪問耐討賬。勿肯放耐格兩聲閒話。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篤秋谷含笑說道。你先收了錢。再說話也還不遲。梁綠珠嗔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麼樣呢。梁綠珠道。倪也嚙捨別樣。只要問聲耐倪好好裏。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說倪要問耐討賬。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點哉。幾時問耐討過歇。捨格賬耐倒搭倪說。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又爲什麼支支吾吾的講不出來呢。梁綠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時。造不出什麼話。只得隨口說道。倪要問耐格兩日阿是一逕勒浪。陸麗娟搭捨洛倪搭一逕勿來。捨格討賬勿討賬。介秋谷聽了。知道他有心掩飾。待要再駁他幾句。却看着他的樣兒已經面紅。

頭脹的狠有些兒發急恐怕他理屈詞窮老羞成怒那時倒覺得沒有味兒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駁他只對他說道既是你這般說法就算我講錯了何如但是這個局賬是我本來要付的不過我一時忘了所以遲了幾天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爲什麼你又不肯收呢說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張鈔票遞過去放在綠珠手內綠珠口中還說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實梗要緊噁口內這般說着却不知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秋谷笑道今天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你還說用不着這般要緊那就真要漂賬過年的了梁綠珠也不覺一笑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臨走的時候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秋谷搖一搖頭道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明年來吃開抬酒罷說着便走下樓梯剛剛走出大門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了半天居然給我找着了秋谷抬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姓馬號山甫家裏頭狠有幾個錢捐了一個戶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艱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在新闢地方開了機器公司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時候都是在上海常熟兩處來來往往差不多一年裏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這個時候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裏頭的賬目馬山甫來的時候原打算趕回去

過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個僧人。叫做陸韻仙。住在清和坊一弄。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裏頭的瘟生。陸韻仙又是個烟花隊中的老將。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如魚得水。如漆投膠。一刻也離不開來。馬山甫雖然家裏頭狠有幾個錢。却生得性情齷齪。那怕用一個大錢。也要心裏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錢。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馬山甫也不想一想。該應怎麼的一個價值。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歡喜。冒冒失失的帶着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陸韻仙的房間。本來很多。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應酬得十分周到。供給又甚是豐盈。連馬山甫的零用。都是陸韻仙代出。不要他花一個錢。預備着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馬山甫那裏知道。正是銀環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雲飛。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韻仙自己提着全付的精神來應酬他。連

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個錢。照應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終。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敲他一下竹槓。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這個過年的盤纏。就要想出在馬山甫身上。可憐馬山甫那裏知道。好像在那裏做夢的一般。心上還只在那裏算計住了。陸韻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給。這裏頭倒好着實省幾個錢。又怕陸韻仙要和他糾纏。便不等年底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賬來。和他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乾淨。不料陸韻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個人悄悄對他。說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馬山甫聽了。吃了一驚。一時間回答不出。只得含糊糊的答應一聲道。幾百塊錢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說就是了。陸韻仙的心上。以爲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着。別的客人。都不放進來。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火食。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不肯將就些兒。這半個月之內。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再加上過年的費用。新年的開銷。合算起來。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拿定他一口應承。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那裏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臉上就是一呆。回答他的話兒。又覺得狠有些兒。

勉強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兒。堂子裏頭的人何等狡猾。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心上已經有些明白。看着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只認着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嫌他獅子大開口，要得太多，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多則四百塊錢，少則三百塊錢。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陸韻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裏頭暗笑。只見馬山甫沈吟了一回，開口問道：「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難道像你這般生意，年底的開銷，還不彀麼？」陸韻仙聽了，滿肚子的不願意，却又不發作出來，只得冷冷的答道：「故堂子裏向格生意，格末叫難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像煞儺儺，到仔節，浪向搭仔年底下，劃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耐。放心末哉，倪總勿見得來，敲耐捨格竹槓耐，勿要勒浪發極。軋實搭耐說仔罷。今年倪搭開銷，剛剛再少一千洋，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打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講格哉。」馬山甫聽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你要借錢，你又不早和我說。前幾天我把這裏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滙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邊的，不過幾百塊錢，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如今你要問我借錢，只好等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裏去托他們和我轉借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心上自然

狠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說道。實梗說起來。倒費仔耐格心。謝謝耐對勿住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兒。也不覺得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到了二十八早上。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回到陸韻仙院中。假意蹙着眉頭。對陸韻仙道。事情不成功。這便怎麼樣呢。陸韻仙聽他竟自爽快快的回報出來。覺得甚是詫異。便說道。阿唷耐勿要來騙倪。像耐實梗一個蠻闊蠻大格馬大少。要借五百洋鈿。才嘸借處耐勒。浪騙人介。馬山甫連忙說道。並不是我騙你。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只有歸賬。那裏還肯放出。若在平日之間。不要說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如今剛剛碰着年底。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爲什麼一向不肯開口。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聽了。一言不發。停了一回。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話四耐肯借。未借仔勿肯借。末也嘸啥希奇。老老實實搭倪說。未哉。啥格實稔陰陽怪氣。假痴假呆。阿要氣數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連忙分辯道。你不要動氣。我實在是沒有法兒。若是有了法兒。不肯借給你。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陸韻仙道。倪是嘸恰。

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淚。去。想。想。好。哉。馬。山。甫。聽。了。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來。只。說。道。
我。想。不。出。什。麼。你。叫。我。想。什。麼。呢。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又。不。好。明。說。出。
來。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伸。出。纖。手。來。緊。緊。的。拉。住。了。馬。
山。甫。的。手。大。聲。說。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痴。假。呆。搭。倪。去。借。得。來。別。人。家。信。人。搭。客。
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鈿。撥。信。人。過。年。也。勿。算。捨。希。奇。只。有。耐。格。個。人。未。
真。真。蘇。州。人。攀。談。拔。出。仔。陸。韻。仙。說。到。這。裏。說。不。下。去。面。上。一。紅。不。覺。看。着。馬。山。甫。一。
笑。停。了。一。停。陸。韻。仙。又。道。別。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槓。格。蠻。多。來。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
良。心。倪。阿。曾。敲。過。歇。耐。捨。竹。槓。聽。見。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來。浪。公。司。裏。向。勿。舒。齊。趕。
緊。叫。耐。到。自。家。屋。裏。向。來。住。一。塌。刮。仔。才。是。倪。一。幹。仔。搭。耐。開。銷。勿。要。耐。出。一。個。銅。鈿。
耐。想。想。別。人。家。格。信。人。阿。有。實。槓。樣。式。故。歇。倪。一。塌。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鈿。耐。
就。是。實。槓。格。瞎。三。話。四。假。痴。假。呆。耐。去。問。問。看。勿。要。說。上。海。灘。浪。世。界。路。浪。阿。有。格。號。
道。理。馬。山。甫。聽。了。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狠。有。些。兒。不。高。興。但。是。這。一。點。兒。後。天。長。
出。的。情。苗。那。裏。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朝。着。陸。韻。仙。深。深。的。
打。一。個。恭。口。中。說。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這。裏。一。切。都。費。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狠。看。

官且住。這個打恭作揖。雖然。是個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爭論的時候。借着他作個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愆的當兒。借着他作個天然媒妁。若要把他當實實在在的一件東西。和那世界上天字第一號寶貴的金錢比較起來。不要說是打恭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頭皮。也是不中用的。你們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說話。只消請你們諸位大家回去。把自己的夫人試驗一下子。問他。還是願意天天給他幾個錢。還是願意天天向他打幾個恭叩。幾個頭。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不是無稽之談了。閒話休提。只說陸韻仙見馬山甫。雖然對他打恭作揖的十分客氣。却依然不提借錢的事情。不由得心上更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間。陸韻仙見客人對着他。這樣小心。這般恭順。自然心上喜歡。恰的這個時候。是爲着銀錢上的事兒。非同小可。看了馬山甫朝他打恭。非但沒有一些兒喜歡的意思。心上倒反覺得厭惡。非常連眼睛都望着別處。不去看他。冷冷淡淡的說道。勿要實梗。噯。撥狸篋進來看見仔。算捨格樣式呀。故歇用勿着捨格打恭作揖。只要耐爽快。快快搭倪說一聲。到底那哼。有未有嘸撥末也。嘸捨希奇。馬山甫朗然說道。我已經和你說過的了。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

情。這點兒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還是這樣罷。你不論什麼地方去通融幾百塊錢。只要過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裏頭。我來還他就是了。陸韻仙冷笑道。謝謝耐說得實梗好聽。倪要緊要借洋鈔一塌刮仔。才是年底格開銷。洛裏等得到開年。等到仔開年。是倪也。勿要借啥格洋鈔。像耐實梗格大少爺。要借幾百洋鈔。才嚙借處。叫倪再到洛裏搭去。借加二勿靈哉。晚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番說話。知道陸韻仙心上着實不快。假意說道。雖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開銷。又怎麼樣呢。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馬山甫剛剛說到這裏。早被陸韻仙接過去。說道。好哉。好哉。勿要說哉。耐勿要提起倪兩家頭格交情。倒也罷哉。說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閒話。真正叫枉空哩。倪實梗格人。末阿好搭耐格馬大少爺。攀哈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晚馬山甫被陸韻仙說了這番話。兒心上也覺得有些鵝突起來。暗想。韻仙的待我。總算不差。如今年底的時候。要問我借幾百塊錢。也不好算什麼。敲竹槓。想到這裏。心上便有了幾分活動。想給他三百塊錢。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三百塊錢的事情。不是頑的。只要我把臉皮老一老。挨他幾句說話。便過去了。雖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幾百塊錢。想着便坐在那裏。也不開口。陸韻仙見這樣的激他。他還是一個老不開口。只得又道。耐勿要當仔倪。

間耐借仔洋鈔。嚙撥還耐。耐借仔五百洋鈔撥倪。來浪倪開年格賬浪扣末哉。馬山甫聽了。心中暗想這句話兒。不過是隨口騙騙人罷了。那有堂子裏頭的僧人。問客人借了錢。肯在賬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老着臉道。你不要見怪。我並不是不肯和你出力。實在是力不從心。我向來不說謊話的。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陸韻仙聽了。嬌嗔滿面的說道。阿是真格嚙借處。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爲什麼要騙你。難道在我臉上有什麼光彩麼。陸韻仙聽了。把身軀一扭。霍的立起身來。正是春風榆莢。還飛買笑之錢。十斛珍珠。不作纏頭之錦。未知陸韻仙說些什麼。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却說陸韻仙聽了馬山甫回得這樣斬鋼截鉄。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時問由不得心中大怒。蛾眉倒豎。俊眼橫睜。把身軀一扭。忽然立起身來。一言不發。往外便走。馬山甫見了陸韻仙這般模樣。知道他心在那裏生氣。自己心中暗想。虧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臉皮。省掉了三百塊錢。像這樣的錢。就是雙手捧着送給他。他也不見得見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錢。還要說我是個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見門簾一起。陸韻仙慢慢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篇紅紙帳單。遞在馬山甫手內。口中說道。馬大少。請

耐看着。勿得知。俚篤阿曾開錯。馬山甫見了。心上甚是疑惑。只說我的局賬。已經算清的了。這又是什麼東西說着。接了過來。舉目看時。只見那篇賬單上。第一行就開的。馬大少房租。洋八十元。馬山甫見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什麼房租。難道我住在你們這裏。馬山甫說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句話兒有些礙口。便不由頓了一頓。陸韻仙早含笑說道。倪格間房間。四十洋。鈿一月。耐住來。浪倪搭住到開年。過仔正月。半動身。剛剛兩個月。租鈿馬山甫聽了。說不出什麼別的話兒。只口中咕嚕一句道。怎麼這裏的房租。貴到這般田地。陸韻仙笑道。馬大少。耐放心。末哉。耐真格勿放心。末只顧到經租賬房裏。向去問聲看倪阿曾賺耐格銅鈿。馬山甫聽了。沒奈何。只得再看下去。只見開得亂七八糟的。又是什麼伙食。又是什麼零用。賞錢。一篇賬上合起來。差不多要三百塊錢。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陸韻仙笑迷迷的對着馬山甫道。馬大少。耐勿要動氣。倪老實搭耐說仔罷。上海灘浪格事體。洛裏一樣。勿是銅鈿耐帶仔。個二爺兩家頭。住仔一間房間。耐自家算房錢。伙食零用。一塌刮仔算起來。要幾化開。銷叫倪洛裏調頭得轉。依仔倪格心。浪問耐借仔五百洋。鈿開銷。脫仔到仔開年。再說格篇細賬。放來浪倪搭勿撥耐看。省得耐看仔心。浪勿舒齊。勿壳張耐格位。大少爺。洋錢末。

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難末倪僵哉。碗再加仔格個。斷命本家。總說耐一幹仔。占仔一間房。間別格客人勿好進來。心浪一逕來。浪勿舒齊。加二逼得起勁。點馬大少耐想想。看叫倪阿有捨法仔說罷。故意嘆了一口氣。別轉頭去。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格幾個銅鈿。豪燥點撥仔。俚篤省得俚篤。一逕浪板面孔。馬山甫聽了陸韻仙的這番說話。覺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話兒去駁他。一時那裏找得出來。自己心中暗想。這件事情。畢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這裏。要想占他們的便宜。要想他們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只有算進。沒有算出。那裏占得着他們的便宜。如今便宜沒有占着。倒反吃了一個大虧。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幾十塊錢去。心上自然十分捨不得。却又沒有法兒。想來想去。料想這一筆錢。是一定要給他的了。正要開口。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他這個賬上。算我兩個月的房租。我樂得住到明年再說。想着便賭氣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湊滿三百塊錢。遞在陸韻仙手內。陸韻仙竟不客氣。老老實實的接了過來。隨手交給娘姨。阿五叫。他送到樓下賬房裏去。却對着馬山甫說道。剛剛今年生意勿好。搯搯做格開銷。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無捨希。畀歇點撥別人家說起來。再要說倪敲仔耐格竹槓。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兩句話兒。那裏知道陸韻仙是有心輕薄他。只說陸韻仙待他。

究竟不差。總算有些良心。雖然花掉了三百塊錢。心上有些心痛。究竟馬山甫家裏有錢。幾百塊錢的事情。不算什麼。便依然還是高高興興的。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陸韻仙自從砍了這下斧頭之後。摸着了馬山甫的脾氣。平常時候。是不肯拿出錢來的。一定要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錢來。便換了一付樣兒。看待他。絕不像那以前旖旎溫和的模樣。馬山甫一些兒也不知道。還在那裏打算到了明年。要想娶他回去。過了一天。已是除夕。馬山甫忽然要請起客來。高高興興的和陸韻仙說了。叫他預備一個雙檯。那知請客條子。發了出去。請的客人。倒有大半不來。相幫跑了半天。只請到了三位客人。其餘的影都不見。馬山甫見連着自己。只有四個人。四個人吃一個雙檯。面子上下不過去。只得自己跑出來。要想去請幾個同鄉。恰恰遇見了章秋谷。馬山甫見了大喜。一把拉住了。那裏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個轉兒。又請了三個客人。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這個雙檯。吃得成了。說着。不由分說。把他們拉到清和坊陸韻仙院中。大家坐下。立刻擺起檯面來。秋谷的意思。本來狠不願意來吃酒。只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情。怎麼到了除夕。還在堂子裏頭吃酒。又不算年夜飯。又不算辭年酒。這算個什麼路道。無奈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強強強跟了來。又見陸韻

仙對着馬山甫不揪不保的滿面露着不願意的樣兒。不由得心上添了幾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時。便對着陸韻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們這幾個人裏頭那一個得罪了你。請你講給我聽聽。我看你今天滿身滿臉都是一付不高興的樣兒。這是什麼道理。陸韻仙聽得秋谷挑他的眼。便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覺得這個人丰儀照眼華彩。凌雲嫵客裏頭難得遇着這般人物。不由得把頭一低。大寬轉的飛了一個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請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有捨怠慢。格場化請耐包涵點。說着便立起身來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過來遞給秋谷。嘴脣一動。眼睛一瞟。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請用茶。秋谷見了自然心中會意。便也對着他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口中打着蘇白。說道。先生勿要客氣。謝謝耐對勿住。陸韻仙見了也不開口。只把嘴披了一披。扭過身軀回身就走。陸麗娟坐在秋谷背後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只把一個陸韻仙笑得連耳根帶頸子都扯得通紅。嗽了。陸麗娟一個白眼。賭氣仍舊跑到馬山甫背後坐下。馬山甫眼睜睜看着他們。摸不着一些頭腦。這一席酒。雖然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勸。却是已經到了這般時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瑣瑣屑屑的事情。便不等終席。一個個告辭要走。馬山甫也不好強留。一時

間幾個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個人還坐在那裏。見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來。道謝告辭。却悄悄的和馬山甫說道。我看這個陸韻仙的樣兒。和老表叔不見得怎樣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麼事兒。只顧和我講個明白。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幫個忙兒。也未可知。馬山甫這個時候。還是糊裏糊塗的。只認着陸韻仙待他不差。這一筆錢。是本案敲他的竹槓。和陸韻仙不相干。便隨口謝了秋谷幾句。只說沒有什麼事情。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說。便辭了馬山甫。一逕回到新馬路公館裏來。見了太夫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只說了幾句閒話。便退出來。只見他那位夫人。同着陳文仙兩個人。正在那裏指揮着鋪設炕圍椅墊。秋谷也略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風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麼財神。又是供什麼佛。秋谷雖然不信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違拗。自然也要依樣葫蘆的忙碌一番。一會兒擺上家宴來。太夫人坐在中間。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陳文仙。便一順坐在下面。大家說說笑笑的。十分高興。差不多吃到十二點鐘光景。方才撤席。這個時候。大家都在那迎接竈神。只聽得一片的爆竹聲。喧劈劈拍拍的。絡繹不絕。秋谷也胡亂跑到廚房裏面去。磕了幾個頭。便走出來。和老太太說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辭年。恐怕有幾個知己些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飯。一時不得回來。

太夫人不曉得上海的風俗。只說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這個樣兒。便點一點頭。秋谷回到自己房裏頭去。換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時。恰恰陳文仙走進房來。對着秋谷低聲一笑。道：耐到底要到捨場化去吃。年夜飯搭倪講明白仔。洛去秋谷還沒有開口。他夫人接着說道：那裏是到什麼朋友。那裏去辭年。只怕你這個朋友是住在堂子裏頭的。秋谷聽了對着他們兩個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搖一搖手。道：你不要這般不高興。等會兒我回來好好的和你辭一個年。總算我陪個不是。何如。他夫人聽了。不由得兩頰生紅。別轉頭去。啐了一口。道：不要這般混說。快去和你的相好辭年罷。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邊聽了。也不覺回頭一笑。對着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秋谷哈哈的笑着。一路走下樓去。坐上包車。風馳電掣的到久安里來。到了陸麗娟院中。只見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秋谷見了大喜。不一回。陳海秋也走了進來。原來秋谷日間在久安里的時候。已經寫了條子。叫相幫送去。約他們十二點鐘在久安里吃年夜飯。這幾個人見是秋谷請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撥冗到來。陸麗娟問着秋谷道：阿再要去請捨客人。正是殘年風雪。誰開東閣之樽。良夜迢遙。應有高唐之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的話。便對他擺一擺手道。沒有別的客人。你就叫他們擺罷。麗娟聽了。便指揮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腳的排起來。秋谷便邀客入座。辛修甫等便也隨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時。見齊齊整整的。排着十六個碟子。弄得十分精緻。堂子裏頭年夜飯的菜。本來原只得十二個碟子。四大四小。一個暖鍋。如今陸麗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幾樣。一會兒相幫帶着紅纓帽。送上魚翅。秋谷見了。不覺把雙眉一縐。陸麗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見他眉頭一縐。便對他笑道。耐勿要實梗。哩生來規矩。是實梗樣式呀。秋谷一笑。也不開口。等了一回。又送上一個暖鍋。開了蓋看時。却是一鍋絕清的鷄湯。沒有一些兒渣滓。接着又送上幾個盤子。盤子裏頭都裝着生片的山雞片。腰片。雞片。肉片。原來陸麗娟知道秋谷喜歡吃這個東西。特地爲他預備的。秋谷見了。心中大喜。無奈雖然愛吃。方才已經在家裏頭吃了一頓來的。肚子裏裝不下許多。只吃了幾口湯。燙了幾片山雞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陸麗娟還在那裏儘着讓他。秋谷搖一搖頭道。方才吃飽了來的。不能多吃。難道在你這裏。我還和你客氣麼。麗娟聽着。方才罷了。一回兒大家散席。立起身來。秋谷意思想要回去。

麗娟攔住道。故歇辰光。差勿多天亮快哉。耐搭仔俚篤三位。來浪倪搭坐歇。大家講章講章。晏歇點等天亮仔。大家一淘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還沒有答應。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陳海秋和王小屏聽了。也都十分高興。秋谷便聽了陸麗娟的話兒。回身坐下。麗娟叫娘姨泡上茶來。秋谷端起茶碗來。隨便喝了一口。覺得這個茶和方才的茶不同。滿口清醇。風生兩腋。連忙拿起來仔細看時。只見細葉浮香。螺芽蕩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備的好茶。秋谷便問陸麗娟。你們這裏那裏來這樣的好茶。麗娟道。格個茶葉。是江西客人送撥倪格。倪也勿曉得俚好勿好。倪搭多煞來浪。耐要末拿兩瓶去阿好。秋谷聽了大喜。連忙道謝。麗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氣起來哉。阿是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也不再說。不一會已經聽得遠遠的雞聲。唱曉。玻璃窗上微微的透進曙光。陸麗娟忙忙碌碌的對着鏡子。洗了個臉。重勻粉面。再畫蛾眉。換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難倪去罷。秋谷聽了。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來。同着陸麗娟走下樓梯。還有幾個陸麗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約有十幾個人。秋谷一面走着。一面細看他們的打扮。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戴着滿頭珠翠。身上也有草上霜皮襖。也有狐皮襖。下面都是大紅縐紗百褶宮裙。飄飄的垂着許多裙帶。陸

麗娟還穿着一雙紅緞弓鞋。一個個都打扮得裙襖鮮明。花枝招展。一群人走出大門。陸麗娟立定了脚道。今年喜神方是東南方。倪穿過同慶里去。阿好大家都依着他的話兒。一直走進同慶里去。在四馬路兜了一個轉身。在路上遇見無數的僧人。都是出來兜喜神方的。一個個都是打扮得滿面春情。一身香豔。也有幾個僧人認得秋谷的。都朝着他點頭微笑。秋谷也略略招呼。只覺得眼睛裏頭印着無數的美人影子。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陽滿縣之花。金谷回風之隊。秋谷一邊走着。一邊細看。心上十分高興。兜了一回。大家都回到久安里來。秋谷和修甫等方才坐下。只見陸麗娟笑迷迷的走過來。對着衆人說道。難末倪要拜年。哉。修甫等連忙攔住。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二少今朝開仔菓盤去罷。秋谷不答。只點一點頭。阿金妹便招呼出去。一會兒菓盤上來。又有許多娘姨大姐的小孩子。七長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秋谷便拿出幾張鈔票。遞給陸麗娟。叫麗娟替他開發。麗娟接過來。點了點頭道。用勿着實梗幾化呢。秋谷擺手道。你去開發就是了。不要管他多少。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張鈔票來。給那幾個小孩子做壓歲錢。秋谷略坐一回。便立起身來。同着衆人走了。一個新年裏頭。秋谷雖然沒有什麼事情。但人來人往的。許多朋友都來拜年。秋谷也免不得一家一家的挨

門回禮。倒着實忙了幾天。直忙到過了正月初五。方才略略空閒些兒。到了初六那天。秋谷早上起來。剛剛吃過點心。忽然家人傳進一張名片來。說有人拜會。秋谷接過名片看時。只見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寫着王定兩個大字。原來這個人叫做王安閣。也是秋谷的同鄉。秋谷平日之間。雖然和他相識。却彼此不甚往來。當下秋谷看了這個名刺。心上狠覺得有些詫異。暗想他無緣無故的來找我做什麼。便叫家人請在書房裏坐。自己穿上馬褂。隨後走進書房。王安閣一見了秋谷的面。便慌慌張張的說道。你們令表叔病重得狠。現在住在我們輪船公司裏頭。請你去探望一下。萬一出了什麼亂子。你們是親戚。大家也好有個商量。秋谷聽了。摸頭不着道。你說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親戚在上海的多得狠。表叔也不止一個。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我知道是說的那一個呢。王安閣聽了。方才說道。就是那位馬山甫先生。你難道不知道他的事情麼。秋谷愕然道。我那裏知道他什麼事情。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他還在陸韻仙那裏請我。吃酒。我看他精神。狠好。那裏會病得這般快。當王安閣聽了。嘆一口氣道。他這個病。就是爲着陸韻仙身上氣出來的。你還提什麼。陸韻仙不。陸韻仙秋谷聽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到底怎麼的一件事情。你且講給我聽聽。王安閣道。這件事兒說起來話長得

狠一時也說不清楚。我今天是特地來請你過去。大家好商量個主意。馬車現在門外請你就去一躓。我們在馬車裏頭慢慢的講何如。秋谷聽了自然答應。便立時立刻的同着王安閣走出大門。坐上馬車。在馬車裏頭。王安閣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交涉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一遍。看官。你道馬山甫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要氣到這般田地。原來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過了除夕。又到新春。正月初一那一天。陸韻仙自然好好的和哄着他。哄得馬山甫十分歡喜。馬山甫既然住在那裏。自然免不了要開個菓盤。又有許多相幫娘姨都進來和他拜年。馬山甫不知道開銷的規矩。只說去年平空花了三百塊錢。今年的一切開銷都要省儉些兒。要想在陸韻仙身上省出這三百塊錢來。便一古腦兒只拿了十塊錢出來。陸韻仙大爲詫異。無奈是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不好向他爭論。過了一天。陸韻仙方才對着馬山甫說道。耐昨日仔。格十塊洋鈔到底還是付格菓盤洋鈔呢。還是撥俚篤格押歲洋鈔。馬山甫聽了道。什麼壓歲不壓歲。我是一古腦兒開銷在裏頭的。陸韻仙聽了。冷笑一聲。也不言語。馬山甫糊裏糊塗的。那裏看得出來。到了晚間。陸韻仙又來和馬山甫說道。有件事體。要來搭耐商量。勿知耐阿答應勿答應。馬山甫問什麼事情。陸韻仙道。今朝倪房間裏向。有幾個吃酒。

格。客。人。房。間。擺。勿。落。哉。阿。好。委。屈。點。耐。請。耐。到。後。房。去。坐。歇。橫。豈。耐。是。倪。搭。格。老。客。人。哉。總。嚙。恰。勿。好。商。量。格。馬。山。甫。聽。得。要。他。讓。出。房。間。來。給。別。的。客。人。吃。酒。心。上。自。然。不。願。意。無。奈。聽。了。陸。韻。仙。的。兩。句。話。兒。說。他。是。老。客。人。心。上。又。高。興。起。來。不。因。不。由。的。點。頭。答。應。陸。韻。仙。便。同。着。他。到。後。房。坐。下。又。說。了。幾。句。對。勿。住。便。忽。忽。的。走。了。出。去。馬。山。甫。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後。房。坐。了。半。天。聽。着。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又。夾。着。僧。人。唱。曲。的。聲。音。鬧。作。一。團。馬。山。甫。心。上。不。由。得。有。些。發。起。酸。來。便。一。個。人。踱。出。後。房。到。外。面。去。打。了。一。個。轉。身。看。得。清。清。楚。楚。原。來。陸。韻。仙。本。來。有。四。個。房。間。馬。山。甫。佔。了。一。間。還。有。三。間。馬。山。甫。起。先。只。認。着。他。幾。個。房。間。裏。頭。都。有。客。人。吃。酒。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看。只。見。那。幾。個。房。間。都。靜。悄。悄。的。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剛。剛。只。有。自。己。住。的。一。間。房。間。有。個。客。人。在。那。裏。擺。酒。這。原。是。陸。韻。仙。有。心。怠。慢。馬。山。甫。取。瑟。而。歌。的。意。思。到。了。這。個。時。候。馬。山。甫。就。是。個。石。頭。做。成。的。人。也。不。由。得。大。怒。起。來。想。要。立。刻。叫。了。陸。韻。仙。出。來。問。他。却。又。沒。有。個。人。去。叫。他。好。容。易。等。了。一。回。方。才。見。一。個。小。大。姐。在。房。裏。頭。跑。了。出。來。馬。山。甫。連。忙。叫。住。他。叫。他。去。叫。陸。韻。仙。出。來。那。個。小。大。姐。聽。了。也。不。答。應。也。不。回。言。只。拾。起。頭。來。看。着。馬。山。甫。嘻。的。一。笑。便。跑。了。開。去。馬。山。甫。氣。得。發。昏。又。停。了。一。會。見。

陸韻仙的跟局大姐出來馬山甫氣沖沖的和他說了那大姐冷冷的答應一聲回身走進房去不多時又走了出來只對着馬山甫說道先生嚙撥工夫剛剛說了這一句便把身體一扭回身便走馬山甫這一氣非同小可想要闖進房去發作一場轉念一想上海地方比不得別處堂子裏頭是不能混闖房間的萬一個別的客人不答應起來那時自己的氣出不成倒反受別人的一場羞辱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法兒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氣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正是眼前恩愛都成一霎之花心上溫存剩有雙棲之影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九集卷一終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卷之二

第五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捋

且說馬山甫忍着滿肚子的氣惱。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原來這個輪船公司。開設在老閘橋左首。專走蘇杭常鎮一帶的內河小輪。馬山甫也是個有股份的東家。王安閣就是輪船公司的經理。也是馬山甫薦進去的。馬山甫平日之間。和王安閣狼是要好。兩個人無話不談。這一番馬山甫受了陸韻仙的一場怠慢。心上氣忿不過。沒奈何想要來和王安閣商量。當下見了王安閣的面。馬山甫便把這件事情。自頭至尾。和王安閣說了一遍。要請王安閣和他想一個報復的法兒。王安閣想了一想。一時間也想不到什麼主意來。便道。今天時候已經不早。你也不必再去住在他那裏。就在這裏住了一夜罷。明天我們兩個。同到他那裏去問他。看他怎樣的說法。馬山甫聽了。只得點頭答應。就在公司裏頭。將就就的住了一夜。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是熱鬧慣的。這一夜。鴛鴦瓦冷。翡翠衾寒。淒涼雲雨之台。辜負高唐之夢。翻來覆去的。睡在床上。對着一盞孤燈。想起千般心事。再也睡不着。一直醒到五更。雞唱方才。略略的睡着了。一回等得醒來。已經十點多鐘。王安閣陪着他吃了點心。依着馬山甫的意思。這個時

候就要同着王安閣到陸韻仙那裏去問他。倒是王安閣攔住他道。你也是個老白相了。難道還不知道堂子裡頭的情形。這個時候。那些僧人。正在那裏做他的好夢。那裏就會起來。不如等回兒在這裏吃過了飯去罷。何必這般性急。馬山甫聽了。覺得不差。只得依着他的話兒。等會再去。王安閣見馬山甫沒精打采的。神氣十分索漠。便勸了他一番。馬山甫雖然口裏頭胡亂在那裏答應着他。却只是咳聲嘆氣的。沒有一些笑容。開上飯來。馬山甫也只吃了幾口。便不吃了。忙忙的洗過了臉。便催着王安閣一同到清和坊來。到了陸韻仙院中。走到樓上。還是靜悄悄的。陸韻仙還沒有起來。馬山甫不管三七二十一。同着王安閣。就要闖進房去。早有一個娘姨。搶步過來。攔住馬山甫。低低的笑道。馬大少。對勿住。格面房間裏坐罷。馬山甫聽了。知道那間房裏有了客人。心上更加不快。只得回過身來。在對面一間房間坐下。那娘姨也連忙跟了過來。馬山甫對着他冷笑道。你們這裏的空房間也多得很。爲什麼你們先生。定要把住夜客人留在我住的這一個房間裏頭。這是個什麼意思。還是有意要和我過不去呢。還是怎麼樣。那娘姨聽了。呆了一呆。便笑道。馬大少。勿要動氣。倪先生。一逕搭耐。變要好洛裏。會有心搭耐過勿去。昨日。仔格個客人。吃醉仔酒。坐勒浪格間房間裏。一動才勿肯動。

倪也。只好讓俚去歇。馬山甫聽了。想了一想。又道。既然如此。你們先生爲什麼不叫他到別個房間裏去吃酒。一定要佔我的房間呢。那娘姨又分辯道。勿瞞耐馬大少說。格幾間房間。才是幾個客人。老早就定好來浪格。馬山甫不等說畢。又道。就算竟是如此。也要等客人來了。再說讓的話兒。爲什麼又要預先叫我讓呢。況且到了後來。我要叫你們先生出來。問他一句話兒。你們先生又爲什麼不肯出來呢。那娘姨一時支吾不過來。只得吞吞吐吐的道。格號事體。倪也勿曉得。倪先生心浪。到底那啻格道理。晏歇點等先生自家來搭耐說末哉。馬山甫聽了。便不開口。王安閣插嘴問道。你們先生起來沒有。那娘姨道。起來格哉。勒浪有點事體。對勿住馬大少。請坐歇。王安閣又道。看這個光景。是昨天晚上有了住夜客人。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還陪着客人沒有起來。那娘姨聽了。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兩個人等了一回。聽得對面房間裏頭有男子咳嗽的聲音。接着又聽得陸韻仙的笑聲。支支格格的。也不知他和那男子說些什麼。却只見他走過來。只氣得個馬山甫心頭出火。鼻孔生煙。恨不得跳過去。一把把陸韻仙抓了過來。又等了。好一回。方才見陸韻仙慢慢的走過來。鬢髻惺忪。衣裳不整。紅添頰上。春透眉梢。見了馬山甫。淡淡的叫了一聲。又向王安閣把朱唇微微的動了一動。便一

屁股回身坐下。馬山甫一股盛氣的問道：你昨天的吃酒，客人倒多得狠，統通都來了。沒有陸韻仙不慌不忙的答道：自然來格。阿有啥勿來格道理？勿來末也勿要搭耐。商量房間哉。喲，馬山甫起先的意思，原只要陸韻仙自家認個不是一天的雲霧，就也都消散了。如今聽了陸韻仙的口氣，說得甚是輕鬆，好像沒有這件事情的一般，不由得上心。又添上了幾分煩惱，便冷笑道：昨天我走的時候，明明看見幾個房間裏頭都是空的，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慢慢的說道：才是客人先付仔洋鈔，定好來浪格。倪堂子裏向規矩客人吃酒，付仔現洋鈔末，養過就是定房間，隨便啥人總歸要讓還。倪相馬山甫道：這也罷了，爲什麼吃酒的客人還沒有來，就先要佔我的房間？難道別個房間不好吃酒的麼？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說不出來。馬山甫又道：這些事情也還罷了，總都不必去管他。但是昨天晚上我要請你出來，和你講句說話，你竟不肯賞我的光。這個道理，今天倒要請你講給我聽聽。陸韻仙聽了，眉頭一縐，口中說道：喔，耐格閒話倒來得稀奇。篤，阿是耐今朝有心要來扳倪格差頭？昨日仔耐叫倪格辰光，倪剛剛來浪應酬客人，囉撥工夫呀，勿是實梗末。阿有啥勿來格？王安閣在旁聽了半日，一言不發，聽到這個地方，實在忍不住，挿進去說道：你這個話兒倒也不錯，吃了堂子。

飯。姓。張。的。跑。進。來。也。是。客。人。姓。李。的。跑。進。來。也。是。客。人。大。家。都。是。一。樣。的。客。人。應。酬。了。這。一。個。也。要。應。酬。那。一。個。最。不。好。的。是。應。酬。一。個。得。罪。一。個。做。了。個。偌。人。連。個。客。人。都。不。會。騙。這。樣。的。人。也。就。是。個。飯。桶。了。陸。韻。仙。聽。得。這。幾。句。話。兒。有。些。稜。角。知。道。是。有。心。罵。他。便。回。過。頭。來。打。量。了。王。安。閣。一。眼。對。他。笑。道。格。位。大。少。尊。姓。王。安。閣。道。我。姓。王。去。年。不。是。馬。大。少。常。常。在。你。這。裏。請。我。吃。酒。的。怎。麼。你。又。不。認。得。我。起。來。陸。韻。仙。笑。道。對。勿。住。王。大。少。勿。要。動。氣。倪。有。捨。閒。話。勿。到。家。格。場。化。請。耐。王。大。少。包。荒。點。勿。瞞。耐。王。大。少。說。倪。格。碗。把。勢。飯。格。末。叫。難。吃。王。大。少。耐。想。哩。客。人。篤。跑。到。倪。堂。子。裏。向。來。大。家。才。是。一。門。心。思。看。見。倪。搭。再。有。第。二。個。客。人。心。浪。總。歸。勿。舒。徐。格。倪。應。酬。格。面。格。客。人。歸。面。格。客。人。嘆。來。浪。勿。高。興。應。酬。仔。歸。面。格。客。人。格。面。格。客。人。嘆。來。浪。說。閒。話。叫。倪。應。酬。捨。人。格。好。呢。王。大。少。耐。想。看。耐。做。仔。倪。那。等。一。格。弄。法。王。大。少。耐。勿。是。把。勢。出。身。落。裏。曉。得。倪。堂。子。裏。向。格。苦。這。幾。句。話。兒。把。王。安。閣。頂。得。閉。口。無。言。心。中。暗。想。這。個。東。西。真。是。混。賬。平。空。的。取。笑。起。我。來。却。又。不。好。和。他。認。真。只。得。冷。笑。了。一。聲。一。言。不。發。馬。山。甫。見。陸。韻。仙。說。得。十。分。乾。淨。竟。絲。毫。不。肯。認。錯。只。得。氣。憤。憤。的。說。道。不。用。說。了。說。來。說。去。總。是。你。的。理。長。總。而。言。之。別。人。在。你。這。裏。走。動。你。就。當。他。是。個。客。人。我。姓。馬。的。在。你。

這裏走動。你就當我不是個客人。我姓馬的是不出錢的。白叨你們的光。馬山甫說到這裏。正還要說下去。陸韻仙。佛然變色。立起身來。對着馬山甫。搖一搖手道。馬大少。耐格號。閒話才勿要來搭倪說。客人篤到倪堂子裏。向來白相。末生來。要出銅鈿格耐看。見捨人勿出銅鈿格呀。尋仔開心。再要勿出銅鈿。上海灘浪也。嚙撥格號規矩。倪吃仔格碗把勢飯。跑進來格。才是客人。倪阿好趕俚出去。耐馬大少。肯照應倪。倪野是實梗樣式。勿肯照應倪。倪野是實梗樣式。獨有耐末總歸是實梗枝枝節節。阿要鴨屎臭。馬山甫。平空被他搶白了一場。由不得心中大怒。雙眉倒豎。面泛濃霜。一時間却又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大聲說道。好得狠。好得狠。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就算是你的應酬客人。其實你不願意。只願爽快快的講就是了。何必做出這個樣兒。去年十二月裏頭。和我講的話兒。也不知是那個混賬東西的口中講出來的。我只算自己糊塗。上了你的當就是了。陸韻仙的意思。本來原是有心激怒馬山甫。好叫他從此不來。如今見了馬山甫。這般生氣。正中下懷。不慌不忙的在那裏看着他。冷冷的笑聽了。馬山甫說出這幾句說話來。剛剛梟了他的痛瘡。不由得面上。一紅兩朶。噴霞從腮邊。直泛過來。略略的頓了一頓。也大聲說道。倪吃仔格碗把勢飯來格。才是客人。嚙撥捨格。願意勿

願。意。倪。也。蠻。明。白。來。浪。耐。來。浪。倪。搭。做。做。勿。高。興。哉。勿。知。看。中。仔。格。捨。人。要。想。跳。槽。過。去。實。梗。洛。碰。碰。倪。格。差。頭。格。末。老。實。搭。耐。說。仔。上。海。灘。浪。像。耐。實。梗。格。客。人。蠻。多。來。浪。嚙。捨。希。奇。耐。高。興。多。照。應。照。應。勿。高。興。少。照。應。照。應。倪。也。勿。見。得。來。拉。牢。仔。耐。客。人。有。仔。銅。鈿。勿。怕。做。勿。着。信。人。信。人。掛。仔。牌。子。勿。怕。做。勿。着。客。人。耐。心。浪。勿。高。興。末。隨。便。耐。去。那。哼。未。哉。耐。說。上。仔。倪。格。當。倪。倒。問。聲。耐。耐。到。底。上。仔。倪。捨。格。當。哉。阿。是。倪。騙。仔。耐。格。銅。鈿。呢。還。是。騙。仔。耐。格。人。就。算。耐。真。格。上。仔。倪。格。當。未。也。是。耐。自。家。情。願。上。當。格。勿。關。得。別。人。捨。事。正。是。妙。粲。蓮。花。之。舌。氣。煞。瘟。生。橫。遭。白。眼。之。譏。傷。心。冤。桶。不。知。馬。山。甫。說。些。什。麼。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六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遭白眼瘟生致病

且說馬山甫一腔盛怒的。同着王安閣跑到陸韻仙那裏去。只指望大大的數說他一場。出出這一肚子的悶氣。不料陸韻仙有意要和他過不去。非但不肯自家認錯。而且還連嘲帶笑的。頂撞了他一番。只把一個馬山甫氣得無可如何。眼瞪瞪的看着陸韻仙的臉。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只得說道。總算我瞎了眼睛。一時晦氣。平空的要住在這裏。如今也不必說了。一面說着。一面喝叫家人收拾行李。立刻搬到輪船公司去。陸

韻仙聽了。也不留他。只淡淡說道。倪搭小地方。耐馬大少。勿中意。勿肯賞光。倪也勿好留耐。倪搭有捨怠慢格地方。末請耐馬大少包荒。點勿要動氣。馬山甫這個時候。已經氣到極處。渾身亂顫。面白唇青。只連連的在那裏催着家人。快些收拾。陸韻仙說的話兒。一句也沒有聽見。坐在那裏。等了一回。等得那家人收拾停當。便同着王安閣立起身來。對着陸韻仙。要想說些什麼。却又說不出來。只勉強冷笑道。今天大年初三。我也不說什麼。但願你以後做的客人。大家都好好的。有始有終。不要像我這個樣兒。陸韻仙聽了馬山甫這句的話兒。不覺良心發現。面上一紅。別轉頭去。馬山甫賭氣同着王安閣走出陸韻仙大門。回到輪船公司來。馬山甫埋怨王安閣爲什麼不幫着我罵他幾句。王安閣搖一搖頭道。我剛剛開口。說了幾句。他就夾七夾八的。把我取笑了一場。他們吃把勢飯的。那一張嘴。鍊得就像個純鋼錐子一般。翻來覆去的。憑着他怎麼說法。你想我們那裏說得過他。馬山甫聽了。想了一回道。照你這樣的說起來。白白的受他一場糟塌。難道就是這樣的罷了不成。王安閣道。你想有什麼法兒。就是依着你的話兒。他也沒有什麼大不是。不過是有点怠慢客人。情形可惡。客人們怠慢客人。也是上海灘上常有的事情。算不得什麼希奇。就是他明明白白的自家承認。有点怠慢

你。你。又。把。他。怎。麼。樣。還。是。和。他。到。茶。會。上。去。講。理。呢。還。是。爲。了。這。般。小。事。和。他。到。新。衙。門。去。打。官。司。呢。馬。山。甫。聽。了。想。了。一。想。覺。得。王。安。閣。的。話。也。狠。不。錯。實。在。沒。有。什。麼。法。兒。便。氣。忿。忿。的。說。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約。幾。個。朋。友。去。打。掉。他。的。房。間。你。看。好。不。好。王。安。閣。連。忙。搖。手。道。上。海。地。方。比。不。得。內。地。萬。一。個。他。們。去。報。了。捕。房。你。又。怎。麼。樣。呢。馬。山。甫。道。就。是。他。報。了。捕。房。我。們。也。不。見。得。吃。虧。王。安。閣。道。雖。然。如。此。難。道。我。們。還。爲。了。這。件。事。情。和。他。打。官。司。麼。況。且。到。了。那。個。時。候。你。說。他。有。心。怠。慢。是。沒。有。憑。據。的。事。情。我。們。打。毀。他。的。房。間。却。是。件。犯。法。的。舉。動。萬。一。個。外。國。人。說。我。們。違。背。了。他。的。馬。路。章。程。一。定。要。公。事。公。辦。起。來。罰。幾。個。錢。還。在。其。次。我。們。的。面。子。又。放。在。那。裏。去。呢。你。只。要。前。前。後。後。的。想。上。一。想。就。知。道。這。件。事。情。不。是。可。以。動。得。蠻。的。馬。山。甫。聽。了。一。言。不。發。只。低。着。個。頭。坐。在。那。裏。王。安。閣。和。他。說。話。他。也。不。答。應。到。了。晚。上。連。晚。飯。也。不。肯。吃。王。安。閣。勸。了。他。一。回。馬。山。甫。只。是。給。他。一。個。不。開。口。王。安。閣。也。只。得。由。他。一。會。兒。大。家。睡。覺。馬。山。甫。衣。服。也。不。脫。只。和。衣。躺。在。床。上。王。安。閣。勸。他。寬。了。衣。服。再。睡。他。也。不。肯。王。安。閣。只。得。自。去。安。歇。到。了。明。天。早。上。王。安。閣。絕。早。起。來。走。到。馬。山。甫。房。裏。來。看。他。只。聽。得。馬。山。甫。睡。在。床。上。口。中。不。住。的。在。那。裏。哼。哼。唧。唧。的。哼。王。安。閣。連。忙。揭。開。帳。子。看。時。

只見馬山甫一個臉兒都燒得通紅。合着兩眼。睡在那裏。王安閣見了這般形狀。心上便吃了一驚。叫了兩聲。馬山甫也不答應。只是昏昏的睡着。原來這位馬山甫。出身富貴。平日之間。父母溺愛。奴婢承迎。一呼百諾。要一奉十。從來沒有受過這般的悶氣。如今平空碰了這樣一個釘子。自然的怒填肺腑。氣塞胸膛。更兼以前和陸韻仙彼此要好的時候。深情宛轉。恩愛纏綿。海誓山盟。千金一刻。春宵苦短。雙飛蛺蝶之圖。寶帳四垂。同命鴛鴦之影。未免的朝朝交頸。夜夜成雙。歡樂得過度了些。自然就把身體淘碌得虛弱起來。又受了陸韻仙這般怠慢。把天大的氣惱。都鬱在心裏。發作不出。登時就生起病來。滿身發熱。神識不清。來勢十分沈重。王安閣見他病到這般模樣。便不由的慌了手脚。連忙請了醫生來。和他診脉。這個醫生姓莊。外號叫做莊一帖。因爲他兩耳重聽。大家又叫他莊聾。當下莊聾看了馬山甫兩手的脉。又看了舌苔。細細的問了病原。只是搖頭口中說道。這個病勢來得不輕。你們須要小心些兒。說着便提起筆來。忙忙的開了一張方子。遞給王安閣道。吃了這帖藥。再看情形罷。一面說着。一面立起身來。王安閣聽着他這般口氣。心上甚是担驚。便道。請先生細看一看。他這個病。究竟能好不能好。莊聾見他囉囉。心中便有幾分不快。冷笑道。我們做醫生的。只會給

人治病要保着別人不死。那是辦不到的事情。就是我們自己將來也要死的。難道做了醫生就會有什麼不死的秘訣不成。王安閣平空受了他一場搶白。不覺心中不快起來。暗想怎麼這個醫生。這般無禮。待要和他爭論幾句。却轉過念頭想道。今天是請他來看病的。何必和他鬥口。想到這裏。便忍住了不開口。等得莊聾膨走了。連忙叫人去贖了藥回來。自己看着煎好了。給馬山甫吃了下去。却也沒有什麼動靜。不料過了一天。到了夜半的時候。馬山甫忽然沈重起來。口中譴語。身上燒得就如炭火一般。頭上却沒有一些汗氣。昏昏沈沈的。連人都不認識。時時刻刻的在床上坐起身來。掀開蓋的棉被。要走下床去。口中只嚷着要到陸韻仙那裏去問他。爲什麼這樣的沒有良心。慌得王安閣連忙把他按住了。仍舊捺他睡下。鬧了一夜。王安閣十分着急。恐怕馬山甫有些好歹。他一個人担不起這般鄭重。便想起章秋谷來。馬山甫常常的和他講起章秋谷的爲人。怎樣的緩急可恃。怎樣的仗義多才。王安閣本來原和秋谷相識。聽了馬山甫這般說法。覺得心上十分佩服這個人。如今忽然想起他來。便立時立刻的趕到章秋谷公館裏頭去。把章秋谷拉了出來。在馬車裏頭。方才把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秋谷不覺大怒道。天下那有這樣的事情。一個吃把勢飯。

的。僧人竟敢這般放肆。真是沒有王法的了。或者這個裏頭。另外還有什麼緣故。也未可知。王安閣道。這裏頭有別的緣故沒有。我也弄不清楚。據山甫自己口中講起來。却沒有什麼別情在內。正說着。馬車已經到了公司門外。停住車輪。秋谷和安閣都跳下馬車。走進去。見了馬山甫。只見他臉上通紅。渾身發熱。連嘴唇都是紫黑的。見了章秋谷。也不認識。只是忽笑忽哭的。口中混說。秋谷見了這般病勢。不由得也是吃驚。便走上去。把手向馬山甫額上邊一摸。只覺得炙手可熱。燒得甚是利害。秋谷取過幾張藥方來。看了一看。只見方子上開的藥味。都是些荊芥防風陳皮甘草。一派稀鬆的藥。秋谷看了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病勢重到這般田地。怎麼還吃這些平平常常的藥。說着。便低着頭想了一想。王安閣在旁看了。也不知他想的什麼。只對着秋谷說道。這件事情。真是累贅。偏偏的病在這個地方。萬一個有些好歹。這個干係。放在那一個身上呢。說着。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咳聲嘆氣。頓足頓胸。只急得在屋子裏頭。走來走去的四面亂轉。秋谷見了。便和他說道。你也不必這般着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意外禍福。那預先料得定。又不是你害他生病的。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倒是他們老太太那邊。該應打個電報去通知一下。這才是個道理。正是三更怪雨淒涼病榻之禪。

一夜西風憔悴無家之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且說章秋谷見馬山甫病勢這般沉重。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妥當。便和王安閣商量。先打了一個電報。到常熟去給馬山甫的老太太。只說馬山甫病危。要請他老太太趕緊到上海來。和他設法療治。一面又和王安閣說道。據我看起來。我們這位老表叔的病。分明是被陸韻仙氣出來的。吃這些草根樹皮。那裏中用。不如還是去把陸韻仙設法叫來。叫陸韻仙在他面前自家認錯。好好的安慰他一番。解鈴還仗繫鈴人。或者竟有效驗也未可知。王安閣聽了道。你的話雖然有理。無奈陸韻仙這個爛污貨。十分可惡。他不肯自家認錯。我們有什麼法兒呢。秋谷笑道。這個不難。待我去和他講就是了。老實說。也不怕他不肯。王安閣口中雖然在那裏答應。心上却狠有些不相信的意思。面子上却不好說出來。章秋谷見了王安閣這般模樣。心上早已明白。便對王安閣說道。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十二點鐘。我就到清和坊去。把陸韻仙立刻叫來。說着便匆匆的跳上馬車。一口氣趕到陸韻仙院中。陸韻仙剛才起來。正在那裏梳洗。見章秋谷走了進來。心上雖然有些詫異。却只說他是來找馬山甫的。笑迷迷的起身讓坐。口中說

道。章大少阿是來尋馬大少格。馬大少勿知爲仔捨格事體。前日仔搭倪反仔一泡。搬仔物事去。倒說就此勿來哉呀。秋谷不等他說下去。便截住他的話頭道。如今閒話少說。你們那位馬大少爲了你的事情。在那裏生病。病得九死一生。你們總算是老相好。難道不去看看他麼。陸韻仙聽了。呆了一呆道。耐格閒話。說得勿明勿白。捨格馬大少爲仔倪格事體。勒浪生病。阿是真格呀。秋谷微微一笑道。我們客客氣氣的。難道我在你面上會講假話不成。陸韻仙聽了。心上覺得甚是詫異。口中說道。馬大少生病末勿關得倪捨事。碗爲仔倪捨格事體呀。秋谷道。據他自己講。是給你氣出來的。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人究竟是什麼的一件事情。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還沒有開口。那站在他身後和他梳頭的娘姨。便挿口說道。格末真。正阿彌陀佛。天理良心。馬大少來浪。倪搭倪先生一逕搭俚。蠻要好捨格俚。自家生病。倒說是撥倪先生氣出來。格呀。秋谷道。如今也沒有工夫來講這些閒話。只要請你梳好了頭。立刻到輪船公司去看他。一躔好好的安慰他一番。或者他這個病。竟會好起來。也是論不定的。陸韻仙聽了。正在那裏沈吟不決。那娘姨又連忙說道。馬大少生病末。豪燥請郎中先生看哩。倪先生喫勿是郎中先生去做捨格事體呀。秋谷聽了。正色向陸韻仙說道。據我看來。今天是一定

要請你去一蹙的馬車現在門外。你梳洗好了。我們一同去罷。陸韻仙低頭不語。那娘姨又向陸韻仙使一個眼色道。昨日仔王大人說要搭耐坐馬車呀。到仔馬大少格搭轉來。再坐馬車。阿來得及呀。秋谷聽了那娘姨的話兒。心上覺得狠有些兒不高興。又見陸韻仙低着個頭。在那裏躊躇不決。暗想我好意留還他們的面子。好好的和他講。他們倒這樣的不識好歹起來。既然如此。我也樂得教訓他們一頓。借此好燥燥自己的脾氣。便忽然變轉臉皮。對着陸韻仙冷笑道。你不用在那裏躊躇不決。老實和你說。吃了把勢飯的人。身體就不是自己的。今天你願意去。也要你去。上一蹙。你就是不願意去。也要你委屈一下。去上一蹙。我勸你還是爽快。同着我快些去罷。陸韻仙聽了章秋谷的話兒。說馬山甫的病勢十分沈重。心上本來有些害怕。如今又聽得秋谷這般說法。未免心上也就有些不快。活起來便也冷冷的笑道。依仔耐章大少實梗說起來。是倪一定要去。格哉。不過倪今朝軋實有點事體。嚙撥工夫。阿好明朝去仔罷。秋谷慢慢的道。不管你有工夫。沒工夫。一定要請你今天去。上一蹙。陸韻仙聽了心上更加不快。便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既然章大少實梗說法。倪倒說句笑話。比方倪定規勿去。末耐章大少那。哼。弄法娘姨聽着。章秋谷的話兒說得這般強硬。心上狠。

不願意也在旁邊笑道真格比方倪先生勿肯去末耐章大少阿有捨格法子秋谷聽了不慌不忙的道天下事情總無非是講個情理況且你們把勢裏頭的人雖然是末等的生涯却是頭等的規矩好好的客人既沒有欠你們的錢又沒有漂你們的賬平空的把他這般怠慢這是那裏來的規矩你們倒講給我聽聽也好叫我見識見識陸韻仙和那娘姨起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還只道他是隨口講的頑話如今見秋谷正顏厲色講出這幾句話來字字當行言言有理方才吃了一驚知道章秋谷不是個好纏的人物陸韻仙想了一想方才開口說道章大少耐勿要去相信馬大少格閒話俚耐一塌刮子才是瞎說倪搭待俚一逕才是客客氣氣捨格怠慢勿怠慢呀秋谷聽了哈哈的笑道明人面前不講暗話我章秋谷既不是那種沒用的瘟生又不是那般顛預的飯桶你們在我面前也不必講這樣敷衍的話兒只老老實實的給我講了真話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口中還想支吾秋谷接着說道如若你們一定不肯講出來我也不能勉強只怕你們今天在我面前敷衍得過去回來到了茶會上的時候就敷衍不過去了陸韻仙聽得秋谷話風利害便又吃一驚連忙轉口笑道倪也不過說說罷哉耐章大少面浪阿有捨勿去格道理秋谷微微一笑也不開口看着陸韻仙梳好了

頭立起身來。換了一件衣服。秋谷又對他說道。你和馬大少大家好好的。怎麼會平空鬧出這樣的岔兒來。這裏頭究竟是個什麼道理。其實去年我在這裏吃酒的那一天。看着你那般模樣。就知道有些不妥。馬大少糊裏糊塗的看不出來。究竟你們爲了什麼原由。要和他這樣的過不去呢。陸韻仙聽了。便嬾嬾婷婷的走過來。拉着秋谷的手。到榻上。並肩坐下。細細的把馬山甫如何不肯借錢。本家和房間裏娘姨。如何的背地裏埋怨他。前前後後的許多情節。一一和秋谷說了。秋谷方才明白。笑道。我本來原在這裏詫異。你們兩個人以前既是這般要好。爲什麼忽然這般的大決裂起來。但是這件事情。馬大少雖然自家不好。你們却也過分了些。吃了堂子飯。就有堂子裏頭的規矩。怎麼把房間裏頭的客人。趕了出來。讓別人在房間裏擺酒。這又是那裏來的規矩。那娘姨聽了。還想遮蓋。便又插口道。勿瞞。章大少說格日仔倪。問搭格房間。軋實勿空。才是客人篤定好來。浪格秋谷聽了。瞪了那娘姨一個白眼道。你這樣的話兒。只好對着姓馬的講。怎麼對着我。我也說出這樣的話來。就算依着你的話兒。那一天的房間。都是客人預定。馬大少是住在你們這裏。過年的長客人。難道不是預定的麼。難道別人可以定你們的房間。姓馬的就定不得的麼。老實和你們講。罷你不用在我面前講這。

般大話。就是林黛玉。小金釧。這樣的紅倌人。在正月十五以前。也沒有多少吃酒的客。人不要說你們先生。算不得什麼有名的紅倌人。那裏會有這般生意。你難道把我也當作馬大少麼。一席話說得那娘姨閉口無言。陸韻仙臉上却添了一層紅暈。標了那娘姨一眼。道耐阿好少說兩聲。嘆嘆。噯。噯。勿知算啥格樣式。說得那娘姨撇着個嘴。跑了開去。陸韻仙方才拉着章秋谷笑道。一塌刮子。才是倪格勿好耐章大少。勿要動氣。故歇。隨便耐要那。哼。倪總嚙。啥勿肯說着。不覺臉上又是一紅。秋谷不覺一笑。道這件事情。本來不干我事。我不過出來抱個不平罷了。我也沒有什麼生氣。我也不要什麼。我就要什麼也沒有。這般福分。陸韻仙見秋谷的話兒。說得針鋒相對。瞅了秋谷一眼。低下頭去。秋谷道。你們那位馬大少。病重得狠。如今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同去看他。一看陸韻仙聽了。便癩癩的立起身來。也不帶娘姨。同着秋谷上了馬車。秋谷在馬車裏頭。又教了他幾句說話。說着。又對他笑道。你只要把初次哄騙馬大少的那些鈎心攝魄的話兒。翻過來。和他再講一遍。管保他的病就會立時立刻的好起來。陸韻仙聽了。紅着臉。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倪騙馬大少。捨格閒話。介阿是耐聽見格。秋谷笑道。你也不必瞞我。倌人們和客人相好。總有幾句山盟海誓的話兒。方才拉得住客人們的心。

這是你們做生意不得。不如此有什麼不好意思。陸韻仙被秋谷頂住了。沒有話說。只得笑道。聽耐實梗說起來。比仔倪做倂人格。再要熟點。像煞耐倒是格倂人。出身秋谷聽了也笑道。我好意教你。你倒反把我取笑起來。如今世上的人。真是沒有良心。秋谷和陸韻仙一面說着話兒。那馬車走得飛快。不一刻早已到了輪船公司門外。秋谷同着陸韻仙急急的走到裏面。馬山甫一個人睡在那裏。口中還在那裏喃喃的說着謔語道。你們同我到清和坊。我要問問他。爲什麼這樣的和我過不去。秋谷聽了也覺心酸。便指揮陸韻仙叫他走上前去。陸韻仙見馬山甫病到這般模樣。心上也覺得有些害怕起來。正是。愛河滾滾難浮靈府之槎。情海茫茫不見回頭之岸。不知馬山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却說章秋谷同着陸韻仙來看馬山甫的病。陸韻仙走上一步。看着馬山甫病到那般模樣。昏沈不醒。遍體發燒。心上不覺有些害怕。趨趨着腳兒不敢走近身去。章秋谷見了便和他說道。你不用害怕。且走過去叫他一聲。看他知道不知道。陸韻仙聽了沒奈何。只得走近床前。低低的叫了一聲馬大少。馬山甫仍是不應。只合着眼睛呼呼的喘

氣陸韻仙又叫一聲馬山甫又不答應。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由不得天良發現，想着那往日的纏綿，看着他這般的委頓，心上一酸，兩行珠淚直掛下來，不由得輕移蓮步，走到馬山甫的身旁，就在床沿上坐下來，一手拉着馬山甫的手，低下頭去，在馬山甫耳邊叫了一聲說也奇怪，馬山甫病了幾天，熱得昏昏沈沈的，連人都不認得，吃下藥去也如石投水不見一些兒效驗。如今聽了陸韻仙叫他一聲，好似觸着了電氣一般，登時渾身一震，睜開雙眼，把陸韻仙看了一看，忽然說出口來道：「我病了幾天，你也不來看我。」一看陸韻仙，見馬山甫忽然和他說起話來，竟是清清楚楚的，不像個病重的樣兒。心上也由不得暗暗稱奇。王安閣站在門外看了，也覺得甚是詫異。章秋谷更是眉飛色舞的，看着王安閣道：「何如？」王安閣只點一點頭，微微含笑。陸韻仙又對馬山甫低低說道：「馬大少耐啥洛好？」好裏生氣病來哉呀，耐自家保重點，哩原來馬山甫病了幾天，心上一糊裏糊塗的，把陸韻仙和他過不去的事情都忘得乾乾淨淨。如今聽得陸韻仙問他爲什麼生病，猛然把這件事情記了起來，呆呆的看着陸韻仙，看了一回，却說不出什麼來。只對着陸韻仙長嘆一聲，流下兩點眼淚。陸韻仙見了，心上狠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便連忙取出一方絲巾，和他拭淚。在他耳邊輕輕的說道：「耐勿要實梗。」

動氣一場。刮子格事體。才是倪。勿好耐自家身體。要緊。豪燥點好。好裏。養病。勿要去心。浪瞎轉。捨格念頭。阿曉得耐來。浪倪搭也。總算老客人。哉倪有捨得。罪耐格場化。末耐包荒點。勿要捉倪。格過意耐。有捨閒話。只管搭倪說。末哉就是耐。心浪向勿舒齊。罵倪一場。打倪一頓。倪倒也。嚙捨希奇。像實梗氣。壞仔耐自家格身體。捨犯着呀。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幾句話兒。一霎時好像那甘露沁心。醒醐灌頂。登時精神就爽快了許多。覺得這幾句溫柔宛轉的話兒。甜迷迷的鑽進耳朵。軟融融的直走心脾。五臟六腑沒有一處不走到。渾身骨節沒有一根不鬆爽。直比那華佗扁鵲的神方起死回生的靈藥。還要効驗些兒。停了一停。馬山甫心上還有些糊裏糊塗的。不得明白。便問着陸韻仙。道。你怎麼跑到這裏來。那一個叫你來的。陸韻仙聽了。回過頭來。看了秋谷一眼。秋谷遠遠的對他做一個手勢。陸韻仙會意。便道。倪聽見耐來。浪生病心浪搭耐。發極實梗。洛跑得來看看耐。格呀。嚙撥捨人叫倪來。啲馬山甫聽了。心上更是歡喜。便大聲說道。你這話兒是真的麼。陸韻仙道。自然真格。啲阿有捨假格呀。馬山甫聽了。更喜。便拉着陸韻仙的手。想要坐起身來。不想病了幾天。飲食不進。那裏坐得起。只覺得眼迸金花。耳鳴石磬。早掙出一頭冷汗來。馬山甫不由阿呀一聲。道。怎麼我病了。幾天就會病。

到這般田地。陸韻仙連忙說道。耐自家。勿曉得耐生仔。病別人。家替耐。急煞。豪燥。點。勿要實梗。說着不覺。面上一紅。回轉頭來。瞧了秋谷一眼。秋谷知道。他有些話兒。不好。在衆人面前。講出來。便拉着王安閣。走到外面。憑着陸韻仙和馬山甫兩個人。在房內。陸韻仙趁着這個當兒。着實的安慰了馬山甫一番。至於他那安慰的話兒。究竟是。如何說法。在下做書的。當時沒有聽見。不便捏造。一番說話出來。只好請諸位看官。自家去揣摩。想像的了。如今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和王安閣在外面。坐了一回。聽見馬山甫嚷着要吃粥。秋谷大喜。便叫王安閣趕緊送進去。馬山甫吃了一碗。又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秋谷方才走進房去。和他相見。却絕不提去。叫陸韻仙的事情。馬山甫見了秋谷。也略略的應酬幾句。秋谷也隨便講了幾句套話。便走了出來。陸韻仙也走到外面。秋谷見了陸韻仙。便對他笑道。何如。我的主意怎麼樣。陸韻仙笑道。格未真真詫異。倪自家也勿懂。恰格道理。說着。便又向秋谷說道。故歇馬大少好仔點哉。倪轉去仔。明朝再來阿好。秋谷聽了。搖一搖頭道。這個不能。你看他現在。雖然好些。却是靠不住的。只好委屈你。在這裏住上幾天。等馬大少病好了。回去。陸韻仙聽了。呆了半晌。方才說道。格是勿局格哩。秋谷道。有什麼不行。馬大少的病。是爲你身上起的。論起理來。你也

該應在這裏陪他幾天。陸韻仙道。來浪間搭住幾日天。倒嚙恰希奇。不過倪搭有幾幾化化事體。陸韻仙說到這裏。秋谷截住他的話道。我知道你的事情。無非是要應酬客人。不能分身。只要和本家說明。有什麼客人來。只說你有事情。到蘇州去了。四五天就回來的。客人叫局。也好托別的倩人代應。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陸韻仙聽了。推托不得。呆了一回。只得又道。倪是倒嚙恰。就怕倪搭格斷命。本家勿肯。秋谷哈哈笑道。這個事情。交給我就是了。本家不肯放你住在這裏。無非怕少了生意。我立刻同着你回到清和坊去。當面和他講。每天包你二十個局就是了。你們挂着牌子做生意也無非爲的是錢。難道有了錢還辦不到麼。陸韻仙見秋谷許他二十個局。一天心上雖然還有些。不滿意口中。却說不出來。更兼方才已經領過這位章秋谷先生大教。知道是個平康巷裏的慣家。烟花隊中的俠客。想着就是不答應。也不中用。只得點一點頭道。只要本家嚙恰。閑話說倪是總歸肯格說着。又把秋谷的衣服拉了一下。洋洋的笑道。耐章大少面浪。啞換仔別人來是倪就老實。勿客氣哉。秋谷笑道。承情得狠。承情得狠。如今閑話少說。我們就去罷。陸韻仙聽了。點頭微笑。便同着秋谷坐上馬車。跑回清和坊一弄。秋谷到得院中。立刻把女本家叫了上來。和他說了情由。問他心上怎麼樣。還是

肯與不肯。那女家見了章秋谷丰裁凜凜相貌堂堂言語驚人目光如電先就覺得有幾分怕他。又聽得講着馬山甫的事情。口口聲聲的只說你們吃把勢飯的人不該這般模樣。把那女本家說得啞口無言。起先聽得章秋谷的話兒。要把陸韻仙留在那裏。何應病人。心上大大的不願意。直至秋谷說到每天包他二十個局。有一天算一天。方才心中歡喜。滿口應承。却又對着秋谷說道。倪有一句閒話。要搭章大少商量。故歇。剛剛開菓盤。格辰光。請章大少照應點倪。秋谷笑道。既然如此。就每天包你三十個局。何如。天下的事情。只怕你不要錢。沒有法子。只要你肯要錢。事情就容易辦了。說着。便叫陸韻仙收拾些隨身衣服。和梳洗的器具。帶一個娘姨同去。也好遇事招呼。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知道不能不去。只得草草的收拾起一個衣包。同着秋谷一同前去。果然馬山甫自此以後。耳朵裏聽着陸韻仙的嬌音。嘹嚦眼睛裏看着陸韻仙的倩影。娉婷一時展動。便來纖手扶持。說句話兒。又是芳心熨貼。藥爐茗碗。攪和着粉氣。脂香。春恨秋悲。都化作歡苗愛葉。這幾天之內。馬山甫倒着實享些艷福。那病便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不到一禮拜。馬山甫已經全愈。馬山甫的那位老太太和他夫人接了電報。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星夜趕來。章秋谷見了馬老太太。便把馬山甫起病的情由。和

自己的打算。細細的說了一遍。馬老太太千恩萬謝。感激非常。陸韻仙見馬老太太同着少太太一同來了。自己心上不安。便告辭要走。秋谷也不攔他。叫王安閣給他二百塊錢。另外付二十塊錢。給那娘姨。陸韻仙便同着娘姨告辭走了。馬老太太和馬少太太見了陸韻仙妖妖嬈嬈的樣兒。又知道馬山甫的病是給他氣出來的。不覺心上十分恨他。馬少太太更是眼中出火。恨不得揪他過來打他一頓。幸而秋谷預先和馬老太太說過。不要難爲他。不好將他怎樣。只直着眼睛。一直瞪着陸韻仙出去。章秋谷倒爲着這件事情。忙了好幾天。光陰迅速。不覺又是一月有餘。這一天秋谷在書局裏頭。完了公事。沒有什麼事情。便同着辛修甫。走到龍蟾珠那裏去打茶圍。坐了一回。龍蟾珠要留他們吃飯。辛修甫忽然想起。對秋谷道。葛懷民昨日在湖北回來。你可知道麼。秋谷搖一搖頭道。不知道。他沒有到那邊去。修甫道。我也是小屏和我說的。不如今天和他接個風。就在這裏吃一盃酒何如。秋谷聽了點頭道好。辛修甫寫了幾張請客票。叫相幫分頭送去。一會兒葛懷民第一個先到。三人相見。叙了些多時闊別的朋情。又談了些湖北地方的風景。早見王小屏劉仰正陳海秋等都陸續到來。辛修甫叫擺檯面。大家入席。一面吃酒。一面高談闊論起來。秋谷和他們議論了半天。不知不覺的。

又講起嫖經來。秋谷對他們說道。嫖的一個字兒。全在要講資格。就如同官場裏頭的吏部。截取資俸。挨次輪選。外官記算勞績。委署差缺的一般。有了資格的。到處不至吃虧。沒有資格的。就是有了錢。也不中用。正是星橋橫過蒼茫銀漢之波。鵲駕飛回惆悵黃姑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卷之三

第九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打茶圍瘟生吃醋

且說章秋谷正講得高興。劉仰正便對他說道：「你這個話兒，我不敢附和。據你講做嫖客，全要資格。就是有錢，也不中用。難道有了資格的嫖客，就可以白嫖，不用出錢的麼？」秋谷笑道：「你這個話兒，又不是這般說法。你只要聽我細細的講，你就明白了。如今那些堂子裏頭的倌人，一個個都是精靈古怪的。那裏還比得從前，差不多些的客人跑到堂子裏頭去，要是個漂亮些兒的，還好。只要略略的有些土氣，或有些不合款式的。地方那班倌人看了，心上就不高興起來。不但是暗中奚落，甚而至於還要當面欺凌。更兼如今的堂子裏頭，另有一般習氣。以前的倌人掛著牌子做生意，只要是個肯花錢的客人，就是了。那裏去管他什麼瘟生不瘟生，曲辮子不曲辮子，就是做着了天字第一號的曲辮子。客人也沒有什麼人去笑他。現在的那班倌人，只要做著了一個土頭土腦的客人，大家便要指指點點的笑他。只說他做著了土地碼子，就是有錢的人，也不過背地裏灌幾句米湯，騙他幾個錢面子上。那裏肯好好的待他。至於那班有資格的嫖客，比起那些曲辮子的客人來，却是大不相同。本來是嫖界的慣家，花叢的老

手。堂。子。裏。頭。的。那。些。規。矩。件。件。皆。知。信。人。們。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曉。既。沒。有。一。句。惹。厭。的。話。兒。又。沒。有。一。些。瘟。生。的。舉。動。信。人。們。見。了。這。樣。客。人。非。但。不。敢。得。罪。而。且。還。要。好。好。的。巴。結。着。他。所。以。如。今。的。嫖。客。有。了。錢。又。有。資。格。的。自。然。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客。人。就。是。有。資。格。沒。有。錢。的。客。人。堂。子。裏。頭。也。不。敢。怎。生。的。怠。慢。獨。獨。的。碰。著。了。那。班。只。有。銀。錢。沒。有。資。格。的。客。人。騙。了。他。無。數。的。銀。錢。還。不。說。一。句。好。話。這。些。情。形。是。我。近。年。以。來。在。堂。子。裏。頭。細。細。的。考。察。出。來。的。你。若。不。信。只。要。你。自。家。慢。慢。的。細。心。查。察。就。知。道。我。的。說。話。不。是。欺。人。之。談。了。秋。谷。說。罷。席。上。的。人。大。家。都。點。頭。道。是。只。有。劉。仰。正。聽。着。還。覺。得。有。些。不。信。又。對。着。秋。谷。道。你。雖。然。說。得。甚。是。有。理。我。的。心。上。却。始。終。覺。得。有。些。疑。惑。那。班。堂。子。裏。頭。的。信。人。專。要。喜。歡。那。有。資。格。的。嫖。客。有。什。麼。好。處。呢。嫖。客。的。有。資。格。沒。有。資。格。是。慣。家。不。是。慣。家。又。與。信。人。什。麼。相。干。照。這。樣。說。起。來。那。班。信。人。挂。了。牌。子。做。生。意。不。是。做。的。錢。難。道。是。做。的。資。格。不。成。秋。谷。笑。道。這。個。話。兒。你。又。說。得。太。過。了。些。我。方。才。說。的。沒。有。錢。不。是。說。有。了。資。格。的。客。人。就。可。以。一。毛。不。拔。不。過。用。起。錢。來。有。些。斟酌。不。是。那。般。一。曲。千。金。一。笑。萬。金。的。用。法。難。道。他。們。做。信。人。的。不。要。客。人。的。錢。拿。着。錢。出。來。倒。貼。不。成。劉。仰。正。聽。了。方。才。點。頭。一。笑。道。這。還。罷。了。方。才。你。的。話。兒。說。得。含。

含糊的，不很明白。所以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但是這個裏頭的事情，我究竟還有些素解不得。那些有了錢沒有資格的嫖客，爲什麼倒要吃虧呢？秋谷道：那些嫖客雖然有幾個錢，堂子裏頭的規矩，却一毫不懂。該應用錢的地方，他不肯用，不該用錢的時候，他又偏要亂用。用了無數的錢，僧人身上却沒有一些兒。好處比不得那些嫖場的老手，用的錢一個一個都是用在面子上的。既關了自己的聲名，僧人又受了他的實惠，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塊錢，給別人看了，却好像用了三千五千的一般。要是你做了僧人，碰着了這樣的兩個嫖客，兩下比較起來，究竟你還是巴結那一個的呢？劉仰正聽了這一大篇議論，方才頓口無言。心上十分佩服，暗想秋谷這個人，真是精明。會把堂子裏頭的情形，看得這般透澈。想着口中說道：我們好好的講話，你無緣無故的又要和我取笑。該應罰你一杯。便取過酒壺來，斟了滿滿的一大杯，遞給秋谷。秋谷也不推辭，哈哈一笑，接過來一飲而盡。又道：雖然如此，究竟這個嫖字，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情。卽如我們同鄉，有個姓馬的，叫做馬山甫，好好的到上海來結算賬目，忽然高興起來，做了個清和坊一弄的陸韻仙，兩個人恩愛非常，恨不得化成一團合成一塊。不知怎樣的平空爲了幾百塊錢的事情，兩個人爭論起來，鬧了一回，氣得生了一場大

病得個九死一生。若不是我章秋谷出來和他幫個忙兒。只怕一條性命就保不住了。爲了一個僧人。幾乎白白的送掉了自家的性命。你想這個嫖有什麼好處。原來馬山甫的事情。只有辛修甫一個人知道。別人都不曉得這件事兒。如今聽了他這般說法。便大家七張八嘴的問他。秋谷到了這個時候。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事情。細細的和衆人說了一遍。大家聽了。都嗟嘆不已。只有王小屏一個人坐在那裏。低着個頭。默然不語。好像有什麼心事的一般。秋谷留心看着。覺得詫異。便問道。小屏兄。你爲什麼這般模樣。你心上有什麼委決不下的事情。何妨講出來給大家聽聽。或者我章秋谷有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做個現在的占押。衛再世的黃衫客也未可知。王小屏聽了。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嘆了一口氣。口中說道。我沒有什麼事情。章秋谷看着他那般模樣。雙眉緊繃。神彩黯然。知道他一定有什麼不得已的事情。便又道。我們在這的這幾個人。都是金石同心。芝蘭結契的朋友。朋友身上的事情。就是自己身上的事情。你有什么爲難的事。爲什麼不肯講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難道我們這班人。夠不上你的交情。算不得你的朋友麼。幾句話兒。把王小屏說得發起急來。只得說道。你既是這般說法。我不得不和你們講個明白。但是這件事情。是無從措手的。我就和你

們講了。你們也不能幫我的忙。秋谷道。不用管他能幫忙不能幫忙。你且先把這個事情講給我們聽聽。王小屏方才說道。我以前做的。信人是公陽里鄭菊香。你們都知道的。今年我又做了個東蒼芳的洪素卿。方才叫來的就是他。說到這裏。陳海秋大笑道。我知道你事情一定是害了單思病。這樣的事兒也值得要放在心上。只要我秋谷兄出個主意。就是了。包管一霎時。握雨携雲。顛鸞倒鳳。王小屏縹緲眉頭。連連的搖手道。你不要混說。我那裏害什麼單思病。你們只慢慢的聽就是了。我自從做了這個洪素卿以後。不上一禮拜。就落了相好。陳海秋又插嘴道。如此說來。一定是你要娶他回去。請我們和你做個媒人。可不是。王小屏搖一搖頭道。不是。不是。秋谷對陳海秋道。你不要和他打岔。我們聽他講下去。說罷。大家便不開口。王小屏又道。這個洪素卿待我甚是殷勤。應酬也十分圓到。不想一禮拜之前。素卿那裏來了個姓焦的客人。聽說是什麼洋行裏頭的小老板。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雖然和他並不相識。他却專門的和我作對。每逢我到素卿那裏去的時候。他一定佔住了房間。死不肯讓。素卿也無可如何。一連這樣的兩天。我被他嘔得氣不過。就和素卿說了。叫他叫個雙。立刻就擺我的意思。原想要趕掉這個混帳東西。不想他聽得我叫雙。他就叫個

雙雙檯。大家進來進去。我吃了。一個四雙雙檯。他也吃了。一個四雙雙檯。賴在那間房內。死也不肯出來。就是這樣的一連鬧了兩天。花了三百多塊錢。始終還是進他不過。方才素卿悄悄的問我。爲什麼伏伏貼貼的情願讓他。你們和我想想。叫我怎樣的回答他呢。秋谷聽了。啞然笑道。你這個人也太認真了。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稀奇。要是將就些兒。不用頂真。就讓了他。也算不得什麼大事。何必把這般小事。放在心上。王小屏道。你的話兒。雖然不錯。但是你沒有身親其境。自然是冰涼雪冷。平淡稀鬆。說起來。不值一笑。要是你做了我。設身處地的自己。當着這般的境界。就知道我的話兒。是不錯的了。秋谷聽了。想了一想。這幾句話兒。却也不差。便道。據我看來。你們兩下爭論的。都是些無謂的閒氣。何必這樣頂真。要是倌人和你。是要好的。也還罷了。萬一個倌人對着你。是一團假意。向着別人。倒是一片真心。你還要不顧死活的去吃這般冷醋。那就。可以不必了。秋谷說着。辛修甫和劉仰正。葛懷民等。也大家道。是都勸着王小屏。不要再發癡。王小屏那裏肯聽。只對着他們說道。方才我已經和你們說過。洪素卿的待我。委實是十分要好。不過這件事情。素卿也叫作無可如何。挂了牌子做生意。走進來的。都要應酬。不能趕他出去。我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個驅逐他的法兒。請你們幾位。

和我想。有什麼法兒沒有。辛修甫聽了道。這個法兒。倒很不容易。你想大家都是一樣的客人。更兼他有的是錢。堂子裏頭。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去。有什麼法兒禁止他。秋谷低着頭。想了一想。忽然心中觸動了一個念頭。便向王小屏說道。有是有一個法兒。在這裏。這個時候。却不便說出來。我們同到洪素卿那邊去。待我細細的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或者竟有個禁止他的法兒。也是論不定的。王小屏聽了。問他是什麼法兒。秋谷那裏肯說。只說這個時候。不能和你說。和你說了。你要洩漏出來的。王小屏聽了。只得由他。辛修甫和陳海秋等一班人。也問他究竟想的是什麼法兒。秋谷只微微的笑。一言不發。王小屏便道。既然你一定不肯說明。我們也勉強不來。如今我就請你們翻檯過去。到洪素卿那邊去吃酒。何如。大家點一點頭。胡亂叫了乾稀飯來。隨便吃了些。主客一齊起身。逕到東蒼芳來。到了洪素卿院中。果然那姓焦的。早在那裏。佔住了素卿的正房。王小屏只得同着衆人。到對面房間坐下。正是青樓薄倖荒唐得寶之歌。雲雨迢遙懊惱迷香之洞。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文交代。

第十回 洪素卿味良施巧計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

且說王小屏同着衆人在對面房間坐下。洪素卿滿面添花的走出來。叫了一聲王大

少。又。一。問。了。衆。人。的。名。姓。應。酬。得。甚。是。週。到。應。酬。了。一。回。便。拉。着。王。小。屏。的。手。到。榻。上。坐。下。把。眉。頭。一。縐。低。低。的。向。王。小。屏。說。道。耐。捨。陸。勿。早。點。來。呀。剛。剛。格。個。斷。命。客。人。跑。得。來。勿。多。歇。趕。快。趕。俚。勿。脫。眞。正。拿。俚。無。那。哼。格。末。叫。討。氣。得。來。王。小。屏。聽。了。心。上。自。是。不。快。便。道。我。今。天。一。定。要。在。你。正。房。間。裏。頭。請。客。你。去。和。他。講。一。聲。兒。他。要。是。個。知。事。的。趕。緊。給。我。滾。出。去。洪。素。卿。聽。了。點。頭。答。應。秋。谷。便。問。道。這。個。姓。焦。的。究。竟。是。做。什。麼。事。情。的。他。和。你。講。過。沒。有。洪。素。卿。道。俚。自。家。說。起。來。是。海。外。得。來。捨。格。榮。德。洋。行。協。順。祥。銀。號。寶。昌。錢。莊。才。是。俚。篤。一。幹。仔。開。格。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也。不。開。口。只。見。洪。素。卿。立。起。身。來。對。着。王。小。屏。說。道。倪。過。去。搭。俚。說。一。聲。說。着。便。慢。慢。的。走。過。去。秋。谷。見。素。卿。過。去。便。留。神。細。聽。要。聽。那。姓。焦。的。怎。樣。的。一。個。說。法。只。聽。得。素。卿。走。過。去。竟。朗。朗。的。高。聲。說。道。焦。大。少。對。勿。住。格。間。房。間。有。客。人。來。請。客。謝。謝。耐。阿。好。請。耐。到。亭。子。間。裏。向。去。坐。歇。秋。谷。聽。了。心。上。猛。然。一。動。連。忙。提。着。耳。朵。再。聽。下。去。早。聽。得。那。姓。焦。的。大。聲。說。道。你。倒。說。得。好。輕。鬆。的。話。兒。別。人。要。請。客。難。道。我。不。要。請。客。的。麼。老。實。說。這。個。房。間。姓。焦。的。佔。定。了。別。人。在。你。這。裏。吃。酒。那。怕。他。吃。一。百。檯。五。十。檯。我。姓。焦。的。一。定。奉。陪。只。要。他。佔。得。住。這。個。房。間。就。算。他。是。好。的。王。小。屏。在。對。面。房。間。裏。頭。聽。了。心。上。十。分。生。氣。

却又發作不出來。只對着秋谷說道：你們聽聽，可有什麼法兒。辛修甫和陳海秋等聽了那姓焦的說話，這般放肆。大家也覺得有些憤憤不平。只有章秋谷只對着他們搖手，叫他們大家不要開口。看一看房間裏頭，只有一個大姐坐在那裏。秋谷霍的立起身來，向着床後便走。大家看了，只說他要小便。到床後去找便壺，便也不去管他。那裏知道秋谷從房後的小門裏面一溜烟溜出來，轉到前面，一直走到正房門外，放輕了脚步，悄悄的在門簾縫裏偷窺。只見一個油頭滑腦的少年，正把洪素卿擁在。身上兩個人密密切切的在那裏貼着耳朵講話。咕咕唧唧的一個字都聽不出來。只見洪素卿點一點頭，滿面笑容的對着對面房間把手做一個手勢。那少年也點一點頭。洪素卿便立起身來。秋谷連忙輕輕的躡步回去，故意到大床後面去轉了一轉，方才走出來。辛修甫問道：怎麼你一個小便去了這許多時候。秋谷不語。只對他搖頭。辛修甫不知道什麼意思。正要問時，早聽見弓鞋聲響。洪素卿緩步進來，對着王小屏搖一搖頭。道：格個斷命客。人格末，叫討氣，叫倪那，哼，弄法。王小屏聽了，怒氣填胸。一時却也說不出什麼來。正在這個當兒，忽然章秋谷立起身來，對王小屏道：你們請在這裏略坐一回。我有些小事去去就來。說着，便急急的走了。辛修甫看了這般光景，料想今天房間

是佔不成的了。便向衆人使一個眼色。大家立起身來。辛修甫對王小屏說道。堂子裏頭本來是逢場作戲的地方。今天沒有房間。還有明天。明天沒有房間。還有後天。何必這樣認真。平空的和人鬥氣。據我看起來。不如暫時去了。明天再來。何如。辛修甫的話還沒有說完。王小屏跳起身來。攔住衆人口中說道。房間不房間。不要管他。難道別人可以在這個地方請客。我就不好在這個地方請客的麼。你們諸位。又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既然來了。何必這般急促。衆人聽了。大家都只得重復坐下。王小屏一面叫洪素卿招呼擺檯面。一面和衆人代寫局票。辛修甫道。秋谷還沒有來。你們可要等他一等。正說着。只聽得對面房間裏頭的客人。高聲大叫起來。拍着桌子道。你們的人都到那裏去了。怎麼我一個人坐了半天。連人影兒也不見一個。洪素卿聽了。繃着眉頭。連忙移步進去。對他嘆道。捨格嘆。嘆。嘆。吵得來。攔別人家聽。見仔阿要好聽。那姓焦的大聲說道。我叫你過來。沒有別的事情。趕快和我照式照樣的。叫一個雙拾下去。立時立刻給我擺上來。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聽了。大家都是面面相看。想不出一個主意。停了一會。猛然聽得樓下相幫一聲高叫。客人上來。就這一聲裏。早聽得腳步聲響。章秋谷滿面笑容。飛奔上來。辛修甫問道。你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的。秋谷只是笑。也不

開口。走進房來。就對着衆人搖手。叫不要混鬧。衆人不知道什麼道理。便大家都不開口。眼睜睜的十餘只眼睛。都看着章秋谷。要看他做些什麼。只見他不慌不忙。慢慢的走到王小屏身旁。低低的問道。你身上帶錢沒有。王小屏聽了。甚是詫異。便對他說道。今天我身上有些鈔票。却也不多。止有一百多塊錢。你平空問他做什麼。秋谷低低的說道。你不要多講。你們大家不要開口。只聽着我的調度。我要怎麼樣。你們就依着我怎麼樣。等會兒包你有個法兒。把那個混賬東西。趕他出去。王小屏聽了。半疑半信的心上。狠有些兒疑惑。秋谷又走過去。問着辛修甫和陳海秋。劉仰正。葛懷民等。問他們有錢沒有。也有帶着錢的。也有不帶的。幾個人合起來。也有二百多塊錢。秋谷又叫他們把帶的錢。一古腦兒都拿出來。等會兒再還你們。衆人聽了。心上大家都詫異起來。辛修甫先問道。究竟你爲着什麼事情。何妨說給我們聽聽。章秋谷道。你們不要慌。等一回兒自然明白。辛修甫道。怎麼這樣糊裏糊塗的。秋谷不等他說下去。連忙搖手道。你們不要開口。我得了一個極好的主意。要替小屏出出氣兒。你們等會兒看就是了。大家不用開口。看我一個人發揮。如今你們把錢趕緊拿出來。交給我。趕着這個當兒。不要給素卿瞧見。衆人聽了。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只得大家把帶的幾張鈔票。都拿出

來。交給秋谷。秋谷接在手內。又在自己身上。掏出幾張鈔票。併在一起。一起交給王小屏。口中說道。你好好的收起來。等回兒自有用處。王小屏摸頭不着。連忙問道。我又沒有問你借錢。交給我做什麼。秋谷繃着眉頭道。你不用多說。只依着我的調度。少停一刻。包管和你把那姓焦的。驅逐出去。叫你大大的出口氣兒。王小屏聽了。疑疑惑惑的。也不知章秋谷是什麼意思。辛修甫道。秋谷的爲人。樣樣都好。就是有一件性情不好。專喜歡叫人打他的悶葫蘆。一言未畢。只見洪素卿。珊珊而來。走進房門。對着王小屏。把金蓮在地上。一頓咬着牙齒。把手指着對面。低低的罵道。格個殺千刀。末直頭是格強盜。定規。噙撥好死法。格王小屏聽了。洪素卿罵那姓焦的。心上自然高興。却爲着。進房間。不過他。究竟心中不樂。還沒有開口。早聽得秋谷大聲說道。難道我們吃酒。就在這個地方。麼。洪素卿聽了。連忙搶步。過來對着秋谷道。章大少。勿要動氣。格個斷命客人。煞死格坐來。浪仔勿肯走。王大少吃雙。拾俚也要吃雙。拾真正叫拿俚。嚙那。嗚。秋谷不等說完。朗然說道。我今天倒要學着他們。那班曲。瓣子發一個癡。一定要賞鑒。賞鑒你的臥室。今天就吃個雙。雙。雙。洪素卿還沒有答應出來。早聽得對面房間裏頭。那個姓焦的。也在那裏高聲說道。我也吃個雙。雙。雙。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道。狠好。他要。

和我鬥氣。那是他的造化。來了。既然如此。我就吃個四雙雙。那姓焦的也是大聲應道。什麼造化。不造化。堂子裏頭吃酒。只要有錢的。那一個不是大爺。我也吃四雙雙。秋谷哈哈大笑。道。好得狠。好得狠。我再加一倍。三十二。那姓焦的也應道。我也三十二。二。檯。老實和你說罷。不要說三十二。檯。就是三百二十。拾我姓焦的也要陪你一下。秋谷又哈哈的笑道。三十二。拾酒差不多。要四百多塊錢。不是頑的。可是真的麼。那姓焦的高聲答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幾百塊錢的事情。算什麼大事。這個時候。劉仰正和葛懷民等。忽然見秋谷這般舉動。十分詫異。就是王小屏自己心上。也覺得有些。不以為然。想着花幾個錢。爭得回面子。也還不要說他。花了無數的錢。爭不到一絲一毫的面子。覺得大可不必。劉仰正便走過去。拉了秋谷一把。道。你平日之間。講起那班吃醋。進房間的客人。笑他們是個痴子。怎麼你今天自己也做起痴子來。況且這個地方。又不是你的相好。你也不便這個樣兒。秋谷聽了。回頭對他笑道。我自有的布置。這會兒不用你們多管。辛修甫在旁看了。秋谷這般舉動。心上已經有了幾分明白。便走過來。拉着劉仰正道。他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必管他。只看他怎樣的一個布置。就是了。劉仰正聽了。便不開口。大家靜悄悄的。站在那裏。只聽得秋谷口中說道。我吃三十。

二。拾。你。也。吃。三。二。拾。麼。不。要。等。回。兒。反。悔。起。來。那。姓。焦。的。冷。笑。一。聲。道。那。一。個。反。悔。的。是。個。畜。生。秋。谷。大。笑。道。好。好。反。悔。的。是。個。畜。生。一。面。笑。着。一。面。大。踏。步。走。出。房。門。三。脚。兩。步。的。竟。向。着。對。面。直。闖。進。去。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見。秋。谷。闖。進。對。面。房。間。去。不。知。道。他。葫。蘆。裏。頭。究。竟。是。賣。的。什。麼。藥。不。由。得。大。家。面。面。相。看。做。聲。不。得。素。卿。出。其。不。意。吃。了。一。驚。連。忙。趕。出。房。去。要。想。拉。他。回。來。口。中。叫。道。章。大。少。勿。要。進。去。噲。倪。堂。子。裏。向。嘸。撥。實。梗。規。矩。格。呀。說。時。遲。那。時。快。秋。谷。早。已。闖。了。進。去。那。裏。叫。得。回。來。這。一。來。有。分。教。識。破。黔。驢。之。技。名。妓。驚。心。幸。逃。子。路。之。拳。滑。頭。喪。胆。不。知。以。後。如。何。日。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闖房間痛罵滑頭

驅恩客難爲名妓

且。說。章。秋。谷。大。踏。步。跨。進。對。面。房。間。那。姓。焦。的。正。在。那。裏。搖。頭。擺。腦。的。自。鳴。得。意。猛。然。見。章。秋。谷。闖。了。進。來。也。不。覺。吃。了。一。驚。心。上。狠。覺。得。有。些。志。志。連。忙。立。起。身。來。口。中。說。道。你。平。空。闖。我。的。房。間。是。何。道。理。難。道。堂。子。裏。頭。沒。有。規。矩。的。麼。正。說。着。洪。素。卿。已。經。趕。了。過。來。那。姓。焦。的。見。了。洪。素。卿。便。大。聲。說。道。你。們。堂。子。裏。頭。究。竟。有。規。矩。沒。有。規。矩。怎麼。好。好。的。平。空。有。人。闖。起。房。間。來。洪。素。卿。不。及。回。答。連。忙。走。過。去。拉。着。秋。谷。的。衣。服。陪。笑。道。章。大。少。謝。謝。耐。請。到。格。面。去。坐。堂。子。裏。向。格。規。矩。章。大。少。阿。有。捨。勿。曉。得。秋。谷。

笑道你不要這般害怕。我只要和你們這位焦大少說一句話兒。有什麼事情都是我。一個人承當。與你不相干。你只顧放心說着。便對着那姓焦的把手一拱。含笑道。我闖了你老哥的房間。是我一時鹵莽。你老哥不要見怪。如今有一句話兒。要請問你老哥。那姓焦的見秋谷無故闖他的房間。心上自是十分不快。但是從來有一句俗話。叫作楚霸王尊拳不敵張子房的笑臉。那姓焦的心上雖然焦躁。看着秋谷笑容滿面的。好好和他講話。便也發作不出來。只得答道。你要問什麼話兒。只顧說。秋谷又笑道。論起理來。這件事情。與我毫無干涉。我也不必來管這般閒賬。但是今天既然同着我們。做友。跑到這個地方。你們兩位又彼此鬥起氣來。我們做旁人的。免不得也要出來說句話兒。請問老哥。今天當真的要。和做友鬪氣。吃三十二檯酒麼。那姓焦的大笑道。這。個話兒。方才已經講過了。那一個反悔的。便是個不要臉的畜生。如今何必又來提起。秋谷又道。既然如此。你老哥吃酒的錢。怎麼樣。還是現付的呢。還是賒賬的呢。那姓焦的聽了。面上不由就呆了一呆。停了一停。忽然哈哈的笑道。你又不是堂子裏頭的。管賬先生。用不着你來多管。秋谷道。不是這般說法。你們兩位既然彼此鬥氣。大家爭的就是這一點兒。面子要是一時間混鬧一陣。鬧得一塌糊塗。到了後來。拿不出現錢。

來。這。個。面。子。爭。他。做。什。麼。呢。方。才。聽。你。老。哥。的。口。氣。說。起。來。不。要。說。是。三。十。二。櫃。就。是。三。百。二。十。櫃。你。老。哥。也。要。陪。我。們。一。下。既。是。爲。着。大。家。鬥。氣。你。老。哥。總。帶。着。現。錢。來。的。我。說。句。放。肆。的。話。兒。請。你。老。哥。把。身。上。帶。的。錢。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一。則。顯。了。你。老。哥。自。己。的。聲。名。二。則。也。好。叫。我。們。做。友。心。服。我。們。做。友。今。天。跑。到。這。個。地。方。來。只。帶。了。四。百。多。塊。錢。合。計。起。來。差。不。多。剛。剛。三。十。二。櫃。酒。錢。如。今。我。也。叫。他。把。帶。的。錢。拿。出。來。給。你。老。哥。看。一。下。子。說。着。便。回。過。頭。來。叫。着。王。小。屏。道。你。把。身。上。帶。的。鈔。票。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子。王。小。屏。聽。了。果。然。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來。走。過。去。遞。給。秋。谷。秋。谷。點。了。一。點。把。鈔。票。放。在。桌。子。上。對。着。那。姓。焦。的。說。道。請。你。老。哥。看。看。一。古。腦。兒。四。百。五。十。五。塊。錢。你。老。哥。身。上。的。錢。在。那。裏。也。請。拿。出。來。我。們。大。家。瞻。仰。瞻。仰。那。姓。焦。的。到。了。這。個。時。候。臉。上。的。神。色。未。免。就。有。些。不。對。起。來。只。得。勉強。支。吾。道。我。帶。錢。不。帶。錢。與。你。什。麼。相。干。我。就。是。有。錢。你。也。沒。有。一。定。叫。我。拿。出。來。的。權。利。我。不。給。你。看。你。又。有。什。麼。法。兒。秋。谷。冷。笑。道。我。們。自。然。沒。有。一。定。叫。你。拿。出。錢。來。的。權。利。但。是。今。天。的。事。情。不。比。別。的。原。是。你。們。兩。家。賭。氣。大。家。鬧。個。闊。大。爺。的。牌。子。那。有。不。帶。現。錢。的。道。理。不。是。我。在。這。裏。講。一。句。不。中。聽。的。話。兒。今。天。拿。不。出。錢。來。的。就。是。那。天。字。第。一。號。的。滑。頭。碼。子。你。老。

哥。可。不。要。見。怪。那。姓。焦。的。聽。得。章。秋。谷。的。口。氣。越。逼。越。緊。了。一。時。間。騰。挪。不。得。臉。上。竟。紅。起。來。停。了。一。停。只。得。又。道。上。海。灘。上。的。客。人。要。是。在。堂。子。裏。頭。吃。酒。都。要。付。起。現。錢。來。那。就。連。路。都。不。用。走。了。況。且。我。在。他。們。這。裏。欠。賬。自。然。和。他。們。有。欠。賬。的。交。情。只。要。他。們。自。己。放。心。就。是。了。要。你。來。着。急。做。什。麼。秋。谷。大。聲。道。欠。賬。不。欠。賬。交。情。不。交。情。我。都。不。管。總。而。言。之。今。天。這。件。事。情。有。錢。的。就。是。上。風。沒。有。錢。的。就。是。飯。桶。你。當。了。個。嫖。客。連。這。幾。個。錢。都。拿。不。出。來。還。混。鬧。你。的。什。麼。架。子。我。勸。你。還。是。早。早。的。跑。到。別。處。去。罷。省。得。當。場。出。醜。面。上。無。光。那。姓。焦。的。聽。了。秋。谷。這。番。說。話。面。子。上。一。時。過。不。去。大。怒。道。你。究。竟。是。個。什。麼。人。我。認。都。不。認。得。你。你。平。空。闖。了。我。的。房。間。還。要。在。這。裏。滿。嘴。裏。混。說。我。那。有。這。樣。的。閒。工。夫。來。和。你。鬥。口。快。快。的。給。我。請。出。去。秋。谷。淡。淡。的。笑。道。我。闖。了。你。的。房。間。是。我。的。不。是。等。會。兒。自。然。向。你。服。禮。如。今。只。要。請。你。把。身。邊。的。錢。取。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一。則。粵。了。我。們。的。檯。二。則。裝。了。你。自。家。的。幌。子。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情。願。自。認。下。風。塵。土。不。沾。拍。腿。就。走。難。道。這。樣。光。天。化。日。的。世。界。你。拿。出。錢。來。我。們。會。搶。了。你。的。不。成。那。姓。焦。的。聽。了。一。言。不。發。只。把。一。雙。眼。睛。不。住。的。望。着。洪。素。卿。洪。素。卿。把。那。一。點。朱。脣。略。略。的。動。了。一。動。一。雙。俊。眼。微。微。的。斜。了。一。斜。那。姓。焦。的。得。了。這。個。暗。

號立時立刻的胆大起來對着章秋谷冷笑道你認着我姓焦的真個的拿不出錢麼老實和你們講這個時候身上却沒有帶來既然你們一定要看我立刻就回去取來給你們大家看看說着立起身來往外就走章秋谷搶上一步把兩手一攔口中喝一聲道且慢那姓焦的見了這般光景只得立定了脚道你這個人不要是犯了瘋病罷我要回去拿錢爲什麼你來攔阻平空的和我這樣歪纏我今天也不知是那裏的晦氣秋谷正顏厲色的說道你們既是大家賭氣那有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的道理分明是你們大家通同作弊有心硬捉姓王的把他當個瘟生這樣鬼鬼祟祟的事情我章秋谷眼睛裏頭也不知見了多少你哄騙別人也還罷了竟想平空的騙起我來你們未曾舉意也該應打聽一下我章秋谷是個何等樣人那裏會上你們的圈套就算據你自家口中的說話立時立刻的回去拿錢安知不是你們彼此商量妥貼暫時拿出錢來糊裏糊塗的搪塞一下就算搪塞過去又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查呢章秋谷說到這裏那姓焦的不覺形容大變一時說不出什麼來洪素卿見了這般模樣心上十分着急只得趕着說道焦大少來浪倪搭倒一逕規矩規格秋谷不容他說下去就截住他的話道算了不用說了勸你少講幾句罷我是留着你的面子不肯和你

爲難你們的事情。那一件是瞞得過我的。到了這個時候。你就是再要幫他說話。也是不中用的了。洪素卿聽了。滿面上漲得通紅。低下頭去。不敢開口。那位焦大少爺見了。心上也不覺拍拍的跳。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得不大着胆子。硬挺一下。便按定心神。大聲說道。別樣話兒。你混說也還罷了。怎麼這般說話。你也好混說起來。你說我和他們通同作弊。有心捉他的瘟生。可有什麼憑據。沒有。我倒要請教請教。秋谷笑道。這些事情。憑據不憑據。我都不管。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錢。不論什麼事。都辦得到。有錢的。便是嫖客。沒有錢的。就算滑頭。你如今既然拿不出錢。就是個滑頭。碼子這個地方。不是你。可以挨在這裏的。請你快些出去罷。那姓焦的聽了。知道秋谷已經窺破他的底蘊。索性把心橫了一橫。口中嚷道。如今上海地方。連王法都沒有的了。我有錢。沒有錢。與你什麼相干。你又不是開堂子的老板。爲什麼要你這般着急。秋谷冷笑道。堂子裏的老板也罷。僧人也罷。總而言之。長話短說。今天你拿不出錢來。就請你快些出去。那姓焦的索性立起身來。把桌子一拍道。你闖我的房間。我還沒有趕你。你倒要趕起我來。真是笑話。秋谷道。你滿口牛皮。雖然說得十分相像。無奈你那幾處。的錢。莊銀號都沒有和他們打個照會。他們都不肯承認。你這位東家。如今好好的請你出。

去。老實說。還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借錢莊銀號的聲名。在外面招搖撞騙。哼。只怕到了那個時候。吃不了兜着走呢。那姓焦的聽了。不覺得毛骨悚然。回答不出。正還想支吾幾句。秋谷早搶步過來。一手拉着他的衣服道。我也不來難爲你勸你好好。的走罷。說着輕輕的拉着他就走下樓去。那姓焦的本來是個一兩幾錢的老鎗。又是酒色淘虛了的軀壳。那裏禁得起秋谷的神力口內連連的嚷道。不要拉。不要拉。一個身體却不由自主的跟着秋谷往外飛跑。秋谷一直把他拉到犬門外面。方才放手。只把他拉得喘作一團。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上海地方是有巡捕的。你怎麼這樣的動。蠻秋谷笑道。我又沒有和你動手打架。不過好好的請你出去什麼動蠻不動蠻。你要和我打巡捕官司。我在這裏恭候那姓焦的又喘噓噓的說道。你是個好的。不要逃走。秋谷明知道這幾句話兒。不過是個自己落場的法兒。笑着應道。我在這裏候你十年。說着又對他把手一拱道。今天多多冒犯。對不起你老哥。我們等回再見。說罷便笑吟吟的走了。進去。陳海秋見了秋谷走進來。立起身來。把手在秋谷肩上一拍。把一個大指一伸道。今天這件事情。是你一個人的功勞。我要記你大功一次。秋谷一笑。回轉身來。對着洪素卿道。這個姓焦的是個上海灘上的大滑頭。你們不該聽他的話兒。得罪。

幾個客人還不必說他這樣的聲名傳出去給人家知道了以後怎樣的做生意呢正是劉郎前度桃花人面之思杜牧揚州芳草天涯之夢要知後事請聽下回

第十二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且說洪素卿見那位焦大少爺平空被章秋谷攢了出去心上十分不樂却口中說不出來沒奈何換出一臉的笑容忍着滿心的煩惱委曲曲的應酬他們如今又聽得秋谷這幾句話兒明知道這些把戲已經給他看破只得勉強陪着笑道章大少格間話勿錯格個斷命客人倪上俚格當倒上得勿大勿小嘴裏向鎗花掉得蠻好倪陸裏曉得俚是滑頭呀章大少倪也是一時之錯故歇阿好請耐章大少幫幫倪格忙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點一點頭道如今事情已經過去也不必再去提他我們吃我們的酒就是了洪素卿聽了眼睛一動含笑道格末謝謝耐秋谷回過頭來對王小屏道今天這個飯桶已經給我趕了出去什麼雙雙拾四雙雙拾是用不着的了還是吃個雙糧罷王小屏聽了點頭稱是秋谷又對洪素卿說道今天他們兩家賭氣你一筆狠好的生意生生的給我平空打破又把你的客人趕了出去你雖然面子上說不出來心上不知怎麼的在那裏恨我呢洪素卿陪笑道章大少末總是實梗倪是做生意叫

嚙。說。法。呀。倪。堂。子。裏。向。格。苦。耐。章。大。少。阿。有。恰。勿。曉。得。格。衆。人。聽。着。洪。素。卿。的。話。兒。說。得。七。不。搭。八。的。大。家。都。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只。有。辛。修。甫。心。中。會。意。在。那。裏。暗。暗。點。頭。一。會。兒。擺。好。檯。面。大。家。入。席。王。小。屏。便。向。秋。谷。殷。勤。道。謝。又。問。他。怎。麼。知。道。那。姓。焦。的。是。個。滑。頭。秋。谷。道。這。個。時。候。不。便。和。你。說。你。一。定。要。問。什。麼。原。因。明。天。細。細。的。說。給。你。聽。何。如。陳。海。秋。便。道。明。天。我。作。個。東。道。十。二。點。鐘。在。一。品。香。請。你。們。吃。飯。就。便。聽。聽。這。件。奇。事。你。們。大。家。有。工。夫。沒。有。衆。人。聽。了。都。說。明。天。上。午。沒。有。事。情。一。定。大。家。奉。擾。當。下。散。了。席。各。自。回。去。到。了。明。天。果。然。陳。海。秋。自。己。坐。着。馬。車。到。書。局。裏。頭。來。邀。了。秋。谷。和。修。甫。一。同。前。去。到。了。一。品。香。揀。個。房。間。坐。下。陳。海。秋。便。寫。了。幾。張。請。客。票。叫。侍。者。分。頭。請。客。陳。海。秋。本。來。性。急。便。不。等。客。人。到。齊。先。要。秋。谷。把。識。破。他。們。機。關。的。始。末。根。由。說。給。他。聽。秋。谷。道。提。起。這。件。事。的。始。末。根。由。話。長。得。狠。一。時。也。說。不。盡。請。你。略。等。一。回。等。他。們。大。家。都。到。了。再。細。細。的。說。給。你。們。聽。省。得。我。再。費。一。番。口。舌。陳。海。秋。聽。了。只。得。依。着。他。的。話。兒。耐。心。等。着。不。多。一。刻。王。小。屏。同。着。葛。懷。民。劉。仰。正。都。陸。續。到。齊。王。小。屏。開。口。便。問。秋。谷。昨。天。的。事。情。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就。知。道。他。是。個。空。心。滑。頭。秋。谷。聽。了。慢。慢。的。笑。道。天。下。的。事。情。總。不。出。一。個。理。字。只。要。處。處。關。心。時。時。留。意。沒。有。考。察。不。

來的事兒。你們諸位都是不肯遇事留心。所以就未免見理不明。料事不透。卽如昨天的那件事情。我只要把這裏頭的始末原因一一的細說出來。原不過極平常的節目。你們大家都知道的。並不是什麼神出鬼入的。算計通天徹地的機關。你們聽我講就明白了。我昨天晚上聽了小屏的一番說話。說那姓焦的天天同他進房間。我心上就覺得有些疑惑。就是他們兩下吃醋。也不過偶然之間彼此相逢。都倚着一團盛氣不肯讓出房間來。不過一次兩次的。事情只要佔着了個上風。也就是了。那有天天如此的道理。這不是有心和銀錢作對麼。我心上橫着這個疑團。決計要來細細的看他一下。究竟是個何等樣人。及至到了那裏。看着那洪素卿的情形。對着我們是這樣的和顏悅色。下氣低聲。對着那姓焦的。講起話來。却又是那樣的高聲大氣。說話裏頭更明白的含着不高興的意思。全不把他當個客人。你想那姓焦的要果然是個肯花錢的客人。少年清秀。氣概豪華。既不是那籬籬戚戚的醜鬼。又不是個一錢不捨的財奴。這樣的客人和你比較起來。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資格。更兼你連日和他鬥氣。都被他佔了上風。堂子裏頭的做生意。本來只認得錢做着了。這樣的客人。那有得罪他的道理。又那有待你這樣溫存待他。那般冷淡的道理。這個姓焦的。又不是個痴子。難道看不

出來聽不出來的麼。就說姓焦的。真個看不出聽不出來。難道洪素卿又是個痴子麼。況且你和他彼此都是一樣的客人。就使他們要巴結生意。不肯得罪客人。也該好的。兩面應酬。怎麼好把一樣的客人。一個那樣恭維。一個這般得罪。這不是明明的有心偏重。故意叫我們知道的麼。他既然有心偏重。自然有個偏重的道理。在裏頭。究竟是個什麼原故呢。這不是明明的姓焦的和洪素卿兩個人通同作弊。想騙你的錢麼。要是換了個尋常些兒的人。他也不必用出這般惡計。偏偏的看你的樣子。也是個多年的老上海。不是容易上鉤的。他們兩個人想來。想去。就想出這個法子來。請將不如激將。故意叫那姓焦的和你兩下鬥氣。素卿在你面前。又死命的巴結你。巴結得你心上十分暢快。更死命的痛罵那姓焦的客人。罵得你心中甚是燥脾。把你扛在面上。上去叫你落不下檯。不得不自家告個奮勇。和他硬挺一場。那姓焦的口。雖然說得十分熱鬧。背地裏却一個大錢。都不用拿出來。只苦了你這位王大少爺。鐵錚錚的一個一個。都要挖出錢來。想不到你這樣的一個老上海。竟會上這樣的一盤惡當。送了無數銀錢。還惹了許多煩惱也。總算是出於意外的了。小屏和衆人聽了。方才一個個恍然大悟。想了一回。覺得那前前後後的情形。真是一絲不錯。辛修甫便道。照這樣

的說起來。你平空的出去一蹶。又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秋谷道。那個時候。我雖然看着他的形狀。已經猜着了八九分。却究竟還有些兒拿把不定。萬一個冒冒失失的。鬧了開去。落不得場。這便怎麼樣呢。恰恰我聽着素卿口中的話兒。什麼榮德洋行。協順祥銀號。又是什麼寶昌錢莊。剛剛的冤家撞着了對頭。我有個朋友。是寶昌錢莊的經理。我自己想起來。不如趕到他那裏去。問他一下。究竟他們股東裏頭。有個姓焦的。沒有一口氣跑到那裏。我着了那個朋友。問起他來。非但沒有個姓焦的東家。連夥計裏頭也沒有姓焦的。依着我的意思。想要同着那個朋友。到素卿那裏去。見了姓焦的。當面證他一下。無奈他正有要事。不得分身。況且這句話兒。又是素卿口中說出來的。算不得什麼憑據。這般一想。我便立時立刻的趕了回來。這個混賬東西。也總算是他的流年不利。撞在我章秋谷的手內。平空的出了這樣一個大醜。也就是他意想不到的了。王小屏聽了。立起身來。朝着秋谷。深深的打上一拱。口中說道。這件事兒。實在仰仗清神。總算和我出了一場悶氣。我今天再講一個雙擡。算個謝儀何如。秋谷立起來。還了一拱。笑道。我們這幾個人。都是肝胆相交的朋友。這般小事。和朋友幫個忙兒。那算什麼。你還和我鬧這個麼。但是我還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你那個洪素卿。我看你以

後也可以不做了。罷。雖然這樣的事情算不得什麼。這個人的心地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是再做下去也沒有什麼味兒。你說我這個話兒。可不是王小屏聽了。自然點頭稱是。辛修甫想了一回。便又問秋谷道。據你說起來。洪素卿不該待小屏這樣。溫存待那姓焦的這般冷淡。你就在這個裏頭。看出他們的破綻來。但是我仔仔細細的想起來。你究竟不是什麼仙人。看不出他們肚子裏頭的心事。你又安知不是洪素卿把小屏當做恩客。方才做出這般樣兒的呢。秋谷笑道。你雖然在上海多年。堂子裏頭的閱歷。究竟不深。你想要是洪素卿。果然把小屏當做恩客。又那裏肯叫他。和別人賭氣。冤冤枉枉的。平空花這許多的錢。明明是他們兩個人。通同作弊。彼此講明白了。故把小屏抬得高高的。叫他跳不下來。自然不。因。不。由。的。就要入他的陷阱。這是個一定的道理。那裏什麼恩客。不恩客。辛修甫聽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便也微微一笑。不說什麼。陳海秋本來是個最性急的人。嚷着說道。事情已經過去。你們還在這裏議論軍機大事。一般的議論些什麼。不如還是叫幾個局來。消遣消遣罷。秋谷道。你這個人。真是個外行。這個時候。那些倌人。正在那裏陪着客人睡覺。何必一定去驚動他們。況且就是把他們叫了起來。他們還要慢慢的梳頭洗臉。抹粉塗脂。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才

來我們那裏等得及。不如勸你免了罷。陳海秋聽了。覺得有理。就也依允。一會兒侍者端上菜來。秋谷本來酒量不差。便叫開了一瓶克里沙來。和陳海秋兩人對酌。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都不能吃酒。只略略的吃了些。六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談論。講一回國家的現勢。說一回衰弱的原因。論一回列強環伺的艱難。談一回內政外交的失策。劉越石聞雞起舞。祖士雅擊楫中流。大陸蒼茫。風雲慘淡。傷心時事。聊爲梁父之吟。蒿日河山。儘有唐衢之慟。大家講了一會。不由得相對悽惺起來。秋谷更覺得別有傷心。無從索解。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黯然。秋谷勉強笑道。好好的講話爲什麼。大家忽然煩惱起來。給別人看見了。我們這個樣子。豈不是無病而呻麼。辛修甫也道。這個緣故。連我自己也講不出來。平空的忽然覺得心中不樂。不知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我們還是喝酒罷。說着倒了一杯克里沙。一飲而盡。陳海秋也乾了一杯。秋谷高吟道。丈夫及時貴。行樂歌舞任俠人。稱豪舉杯一歌行。路難酒闌鐘歇。風蕭蕭吟罷。又一連乾了幾杯。不覺有了幾分醉意。正是後庭玉樹猶爲亡國之歌。天地蒿萊獨洒狂生之涕。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九集卷三終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卷之四

第十三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且說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在一品香大家談論。講到那時。事艱難之處。不覺觸起了大家的心事。不由得相對淒然。秋谷更覺得滿腹酸辛。無人可訴。一腔抑塞。無淚可揮。吃了幾杯悶酒。不由得就有了幾分酒意。便辭了大家先走。回到公館裏頭。陳文仙見他悶悶的十分不樂。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從來有事即長。無事即短。光陰迅速。不覺又是春末夏初。婪尾花殘。醱醱香謝。幾聲鶉鳩催殘。金谷之春。一夜東風落盡。天桃之色。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花朝月夜。選舞徵歌。南陌看花。東門載酒。倒也並不寂寞。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的一春已過。轉瞬間到了四月。差不多將近端陽。秋谷忽然接着一封天津來的電報。是一個直隸候補道金雲伯金觀察打給他的。要請他立刻動身到天津去。秋谷接了這個電報。倒覺得有些躊躇起來。看官。你道這個金雲伯金觀察。是個何等樣人。平空的又爲什麼打個電報給章秋谷。又爲了什麼事情。要請秋谷到天津去。原來這位金雲伯金觀察的父親。和秋谷的祖老太爺。是個聯袂兄弟。金觀察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家計甚是艱難。同着兄弟金

霞仲兩個人都在章府讀書。金觀察到了十九歲上。同着兄弟金霞仲。捐了個北籍監生。去應順天鄉試。就在這一年上。兄弟同科。都中了舉人。金觀察和兄弟會試了幾場不中。便兩個人都就了大挑。金觀察得了一個知縣。金霞仲得了一個教官。金觀察掣出簽來。掣了個山東的省分。到省不上兩年。就補了沂水縣。金觀察做了兩年沂水縣。和山東巡撫張中丞。甚是合式。上游器重。僚輩揄揚。幾年之間。就陞了濟南府知府。不想這個當兒。張中丞一病死了。後任巡撫夏中丞。却和金觀察不甚合式。借了個盜案。就把金觀察參了一下。部議下來。降了一個同知。這一來。只把個金觀察氣了一個發昏。便賭氣不肯做官。告假回去。剛剛那個時候。直隸津海關道陳宣甫。陳觀察和金觀察有些世誼。便把金觀察請到天津去。在道署裏頭。當個總文案。這位金觀察本來。手采過人衫裳。個儻辦起筆墨上的公事來。又是個慣家。那一枝筆來。得十分熟溜。陳觀察倒也十分敬重。在陳觀察那裏。當了幾年總文案。金觀察又托陳觀察。把他薦到直隸總督章中堂幕府裏頭。也是當個文案。章中堂見了金觀察。丰神凝重。氣概安詳。知道這個人將來必成大器。便也十分器重起來。金觀察趁着這個時候。就在同知上加捐了個候補道。指分直隸。在章中堂手內。狠當過幾次要差。後來拳匪擾亂。聯軍進京。

章中堂在兩廣總督任上。派了議和全權大臣。便調了金觀察一同進京。叫他當個隨員。不料事機不巧。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金觀察止得了一個軍機處記名的保舉。仍回本省候補。幸而新任直隸總督方安閣方制軍。和金觀察本來是舊友。到任不到三個月。就把金觀察委了個洋務局總辦。又兼了個營務處。登時一個金觀察。就聲名大振起來。金觀察自從到了洋務局以後。覺得辦起交涉來。十分棘手。更兼這個當兒。已是那班外國人。剛剛交還天津的時候。不得不略略的遷就他些。金觀察雖然是個通才。也不免有些發付不下。洋務局裏頭。雖然有幾個會辦。提調。却都是些酒囊飯袋。只曉得吃飯拿錢。那裏會辦什麼交涉。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們商量起來。便大家都。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句話都回答不出。竟沒有一個可以商議的。這位金觀察和章秋谷雖然形跡稀疏。却素來知道章秋谷的爲人。滿腹經綸。一腔熱血。有時金觀察和章秋谷偶爾相逢。大家議論起來。金觀察二十四分的佩服。總說秋谷是個奇才。如今忽然之間。心上想起這個人來。把手一拍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何不打個電報去。把他立刻請來。將來有了什麼緊要的事情。大家也好有個商議。想着。便立刻發了一個電報。要請秋谷立刻束裝。秋谷接了這個電報。心上委決不下。待要依着他的話兒。

立刻就去罷。上海書局裏頭的事情。又沒有個可以替代的人。待要回絕了不去罷。覺得自己和金觀察是三代至親。金觀察和自己又是十分要好。若竟是毅然決然的不去。未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却不過他的情面。當下秋谷拿着電報。以心問心的沈吟了一回。剛剛辛修甫走來。便把這個電報。遞給辛修甫道。你看看這個電報。這樣的事情。叫我怎麼樣。辛修甫接過來。看了一眼。便問道。你心上打算去不去。秋谷繃眉道。我一時自己也沒有主意。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修甫道。你的去不去。我雖然不能和你做主。但是這個書局裏頭的事情。忙碌得狠。你一時走了。叫那一個人和你代庖。秋谷聽了。低頭一想。覺得果然不錯。自己的事情。別人是代勞不來的。便道。如此說來。只好不去的了。明天打個電報去回他就是了。辛修甫聽了大喜。連忙點頭道。是。立逼着秋谷起了個電報的稿子。只說自己上海有事。不得分身。誰知這個電報發去之後。一連又接了金觀察的兩封電報。再三勸駕。一定要請他去。那電報裏頭。說得十分懇切。秋谷連接兩封電報。覺得實在。却不過面情。只得把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請太夫人的主意。太夫人便道。我們和金觀察是三代的至親。如今既是他一定要來請你。你也不得不去上一蹣。這裏書局的事情。只要請個人和你代理就是了。秋谷聽了太夫人

的話兒。心上便定了主意。和辛修甫說明白了。請王小屏暫時代理書局裏頭的事情。雖然勉強些兒。却也還可以將就得過。修甫心上雖然狠不願意。却也知道秋谷的苦衷。這踉行役。秋谷原是不願意的。只爲着迫於情面。無可如何。便也不說什麼。秋谷當下便請了王小屏來。和他說了。要請他暫時代理。王小屏也無可無不可的。點頭應允。秋谷把書局裏頭的事情。當着王小屏交代一回。交代得清清楚楚。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大家都要設席餞行。一連吃了幾天花酒。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招商局的安平船輪。開往天津。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間官艙。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他那位夫人和陳文仙。見秋谷平空的要出起門來。少年夫婦。恩愛非常。心上自然狠有些兒不樂。却又不便阻擋。他叫他去。未免有許多牽衣執手的離。慘。珍重。了。寧的別緒。秋谷平日的胸襟。雖是十分闊大。到了這個揮淚臨歧的時候。不因不由的也覺得神采黯然。一言不發。沒奈何走上樓去。告辭了太夫人。太夫人吩咐了一番說話。無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秋谷也囑付了他夫人和陳文仙幾句話兒。叫他們小心門戶。善事高堂。說罷。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門去。他夫人和文仙兩個人。手攬手兒的跟在秋谷的後面。一直送到門首。文仙只說得一聲。你在路上沒

有人照應。須要自家保重些兒。文仙口中說着。不覺一股酸氣。一直透到鼻尖。那說話的聲音。已經發了幾平。流下淚來。秋谷聽了。回轉身來。看着他們兩個人的臉。要想說幾句安慰他們的話兒。覺得心上千頭萬緒的。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定了一定神。方才說道。你們不必掛念我。此去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一定要回來的。文仙聽了。忍着淚點一點頭。他夫人也對他說了幾句一路保重的話兒。秋谷便揮手叫他們進去。他夫人和文仙不肯立在門外。一直眼睜睜的。看着秋谷上了馬車。風馳雲捲的去了。方才同着進去。當下章秋谷坐着馬車。一直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走進房間。辛修甫和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原來秋谷爲着大家和他餞行。今天也在陸麗娟院中。吃個雙檯。算個留別的意思。陸麗娟聽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心上自然不願意。未免也有些長亭惜別。南浦牽衣的情態。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他一番。陸麗娟總覺得有些懨懨悶悶的。在席上勉強應酬。提不起興趣來。直至到了秋谷臨行的時候。陸麗娟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來。辛修甫等略略的坐了一回。便起身走了。只有陸麗娟坐着不走。咕咕噥噥的囑付了許多話兒。軟語纏綿。深情宛轉。惆悵。檀奴之別。淒涼婪尾之歌。兩個人談了一回。不知不覺的。已是五更雞唱。秋谷帶去的那個

家人叫做劉陞的。走進來回道：「這個時候差不多將要開船，送行的人請上岸去罷。」麗娟聽了，立起身來，要走。秋谷同着他一直走上船面甲板，兩個人倚着欄杆，又說了幾句話。麗娟走了兩步，又回過身來，對秋谷說道：「倪搭耐講格閒話，耐記好仔，勿要忘記脫出門格辰光，勿比勒浪屋裏向一場刮仔格事體，耐自家當心點，勿要實梗。媽媽，虎虎阿曉得出門人除脫仔自家當心，再有捨人來照應耐呀，耐就是帶仔當差格去末，俚也勿肯搭耐當心，碗糟塌仔自家格身體，捨犯着呀。」秋谷聽了麗娟這一番說話，不覺暗暗點頭，正是一聲珍重，魂銷南浦之歌，十里長亭，腸斷京華之路，不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交代。

第十四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且說章秋谷聽了麗娟那一番囑付，丁寧的說話，覺得深深欵欵無限柔情，未免心上也有些兒感動，不由的暗暗點頭。麗娟一面說着，眉頭一縐，那一雙俊眼水汪汪的，含着一胞珠淚，看着秋谷的臉兒，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舍。秋谷也看着麗娟兩個人脈脈含情，停了一回。秋谷忽然笑道：「你這個樣兒，倒也裝得十分相像，果然名下無虛。」麗娟忽然聽得秋谷說出這兩句話來，真是出於意外，一時間倒呆了一呆，方才

縐着眉頭道。阿是倪格閒話。才是假格耐格人。阿有良心。說笑話。末也勿是實梗。說法。格碗秋谷笑道。你就是假的我心上也狠喜歡你。又何必一定要這般辨白。陸麗娟聽了。恨得把金蓮一頓道。耐格良心。到仔陸裏去哉。說出格號閒話來。阿要作孽。秋谷聽了。一面笑着。一面走過來。握着麗娟的手道。就算你是真的。我的不是如何說着。又附着陸麗娟的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的話兒。麗娟不覺微微一笑。故意嗔道。耐格人未直頭。少有出見格秋谷笑道。時候還早。得狠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緊。難道怕他真個把你帶上天津去麼。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倪勿要。秋谷點一點頭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況且你一夜沒有睡覺。還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罷。麗娟聽了。眼圈兒一紅。低低的說了一聲。一路順風。便別轉頭去。也不再說急急的上了跳板。走到岸上。回過頭來對着章秋谷打一個手勢。秋谷倚着欄杆也向他揮一揮手。陸麗娟一步一嬾一步的坐上馬車。一逕回到久安里去。秋谷直望着陸麗娟的馬車去得遠了。方才嬾嬾的回到官船。沒精打采的睡了。這一睡直睡到差不多十二點鐘。方才睡醒。輪船早已開行。秋谷起來洗了個臉。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上甲板來。浪靜風平。海天如鏡。波濤無際。極目蒼茫。只有許多海燕。跟在輪船後面。前後左右的四圍飛舞。遠遠的望

見幾點黑影隱隱的露出帆檣原來都是那浮海的沙船在那浪花裏面一上一下一高一低的亂滾真個是神山一髮白浪千尋潮來則天地皆青風起而鮫人欲泣秋谷立在船面上舉頭四望心曠神怡更兼一陣陣的海風劈面吹來拂袖動裾更覺頭目豁然形神俱適看了一回便回到官艙坐了悶悶的沒有事情便在網籃裏面拿出幾本小說來歪在榻上看了一回不覺又朦朧睡去直到劉陞來請吃晚飯方才起來走到外面廣廳雜着衆人坐下原來輪船上的規則官艙客人吃起飯來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餚饌十分精緻秋谷隨便吃些又走出官艙到甲板上來閒眺只見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年都是天津口音兩個人站在一起談得甚是熱鬧秋谷見了便慢慢的走近他身畔側耳細聽要聽他們在那裏談些什麼只聽得那少年長嘆一聲道我們中國人的事情都是自己弄壞的卽如招商局初開的時候搭客的價目原分主僕兩等當差的只收半價那知到了後來就有那班打小算盤的人出來有心弄巧明明兩個人都是一樣的搭客他都貪圖便宜算做一主一僕甚至同伴四五個人他却算做一主三僕或者一主四僕後來給招商局裏頭的人知道了索性刪除了這條規例搭客不論主僕一律收取全價他們那班人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無。可。如。何。你。想。我。們。中。國。的。人。都。是。這。般。卑。鄙。齷。齷。的。性。格。那。裏。還。有。什。麼。顧。全。公。益。的。胸。襟。組。織。團。體。的。觀。念。這。樣。的。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可。知。我。們。中。國。前。途。的。希。望。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那。一。個。少。年。聽。了。也。嘆。一。口。氣。道。以。前。李。鴻。章。到。美。國。去。的。時。候。住。在。一。家。客。店。裏。頭。那。客。店。的。頭。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元。美。金。合。起。墨。西。哥。銀。幣。來。差。不。多。要。三。百。幾。十。塊。錢。李。鴻。章。嫌。他。價。錢。太。貴。就。住。了。二。等。房。間。參。隨。人。等。都。是。住。的。三。等。一。班。美。國。人。都。譏。笑。他。的。慳。吝。我。們。中。國。頭。等。的。人。物。倒。去。住。他。們。美。國。的。二。等。房。間。你。想。像。李。鴻。章。這。樣。的。富。豪。那。般。的。聲。望。尚。且。要。這。般。的。貪。小。利。打。算。盤。不。顧。國。家。的。體。統。別。人。更。不。必。說。了。你。又。何。必。還。去。責。備。他。們。呢。秋。谷。聽。了。他。們。兩。個。的。一。番。說。話。覺。得。這。樣。的。一。番。議。論。不。是。尋。常。的。人。講。得。出。來。的。更。兼。看。着。那。兩。個。少。年。的。樣。兒。也。都。是。目。秀。眉。清。氣。度。不。俗。便。想。和。他。們。做。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不。由。的。對。着。那。兩。個。少。年。把。手。一。拱。道。方。才。聽。着。你。們。兩。位。的。高。論。果。然。抱。負。非。常。請。教。你。們。兩。位。的。貴。姓。大。名。不。知。你。們。兩。位。肯。賜。教。不。肯。賜。教。那。兩。個。少。年。驀。然。見。秋。谷。走。近。身。來。和。他。們。講。話。出。其。不。意。不。覺。倒。吃。了。一。驚。及。至。抬。起。頭。來。看。時。只。見。站。在。面。前。的。也。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年。却。生。得。粉。面。朱。唇。蜂。腰。猿。臂。長。眉。入。鬢。鳳。目。含。威。亭。亭。天。表。之。姿。濯。

濯。靈。和。之。柳。從。來。名。士。相。憐。傾。城。互。惜。那。兩。個。少。年。見。了。秋。谷。這。般。儀。表。不。覺。都。有。些。自。慚。形。穢。起。來。那。一。個。年。紀。大。些。的。少。年。連。忙。拱。手。含。笑。通。了。姓。名。原。來。兩。個。都。是。天。津。縣。人。住。在。天。津。城。內。一。個。年。紀。大。些。的。姓。姚。叫。姚。小。峯。一。個。年。紀。小。些。的。姓。傅。叫。傅。仲。駿。是。天。津。縣。裏。頭。兩。家。著。名。的。紳。士。却。又。都。是。少。年。好。學。聲。望。不。凡。腹。有。經。綸。胸。多。塊。磊。在。天。津。地。方。狠。有。些。兒。名。望。當。下。傅。仲。駿。和。姚。小。峯。也。問。了。章。秋。谷。的。姓。名。略。略。的。談。了。幾。句。大。家。都。覺。得。十。分。合。式。秋。谷。便。把。他。們。邀。進。官。艙。坐。下。彼。此。高。談。闊。論。起。來。從。此。之。後。章。秋。谷。和。傅。姚。兩。個。成。了。朋。友。芝。蘭。結。契。金。石。論。交。一。路。上。談。談。說。說。倒。也。並。不。寂。寞。不。一。日。輪。船。早。到。天。津。原。來。輪。船。到。了。大。沽。口。還。要。曲。曲。折。折。的。彎。進。七。十。二。沽。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春。夏。兩。季。大。沽。口。內。水。深。輪。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到。了。秋。冬。兩。季。口。內。水。淺。輪。船。不。能。進。去。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一。班。搭。客。都。另。趁。小。火。輪。登。岸。狠。有。些。兒。不。便。剛。剛。這。個。時。候。夏。令。水。深。輪。船。可。以。進。去。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到。了。明。天。慢。慢。的。鼓。輪。進。去。走。了。半。日。方。才。到。了。碼。頭。早。有。金。觀。察。接。了。秋。谷。的。電。報。知。道。他。坐。的。安。平。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轎。四。名。差。弁。兩。個。家。人。到。碼。頭。上。來。迎。接。章。秋。谷。便。把。劉。升。留。在。船。上。叫。他。押。着。行。李。慢。慢。的。來。秋。谷。坐。上。轎。子。一。直。到。東。

門內盧家胡同金觀察公館裏頭。秋谷剛剛出轎。早見金觀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來。一把拉住了秋谷道。我算計你該應到了。秋谷也笑吟吟的搶步上前。執手招呼。兩個人手挽手兒的走到廳上。秋谷爲着金觀察是長親。對着他不得不行個全禮。便對着金觀察屈一屈膝。早被金觀察一把拉了起來。大笑道。我們至親。還鬧這些過節兒麼。秋谷又請了金觀察的夫人出來。拜見過了。金觀察便把秋谷邀到內書房內坐下。談了一回。早不覺紅日沈西。暮烟四合。金觀察對着秋谷笑道。你今天初到。我要和你接風。久仰你是個粉陣花圍的老手。今天就請你到一個地方去見識見識。何如。雖然你是在上海頑慣的人。也要叫你看這這裏的風景。秋谷聽了。自然答應。一會兒金觀察備了兩乘轎子。同着秋谷到侯家后寶華班來。原來天津地方的侯家后。就像上海的四馬路一般。無數的窩子。都聚在侯家后一處地方。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場規則。和上海大不相同。上海地方把妓女叫作倌人。天津却把妓女叫作姑娘。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天津却把妓院叫作窩子。窩子裏頭。又分出許多名目。都叫作什麼班。什麼班。就如那優人唱戲的班子一般。班子裏頭的姑娘。都是北邊人的。就叫作北班。班子裏頭都是南邊人的。就叫作南班。南班和北班比較起來。又是大同小異。到北班裏頭打個

茶園要兩塊錢。到南班去打茶園。却只消一塊錢。那怕你一天去上十躉。打上十個茶園。就要十次茶園的錢。一個都不能短少。南班裏頭吃酒碰和。都是十六塊錢。住夜是六塊錢。北班裏頭的碰和。也是十六塊錢。吃酒却要二十二塊錢。住夜是五兩銀子。叫局不論南班北班。都是五塊錢。清倌人出局。只要三塊錢。若是沒有去過的生客。走進窯子裏頭去。合班的姑娘。都要出來見客。憑着客人自己揀擇。揀中了那個姑娘。就到他房間裏頭去打個茶圍。萬一那個客人眼界甚高。一個都揀不中。塵土不沾。立起身來便走。也不要他花一個大錢。住夜的客人。不一定要碰和吃酒。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夜。住一夜是一夜的錢。住十夜是十夜的錢。狠有些像那上海么二堂子裏頭的規矩。這些事情。在下做書的。既然做到這裏。不得不把天津妓院裏頭的規矩。細細的演說一番。好叫看官們看了。在下的這部小說。心。上。有。個。頭。緒。不。至。於。看。到。緊。要。的。地。方。茫。然。不。解。漠。然。不。知。就。知。道。在。下。的。這。番。演。說。不。是。贅。癩。之。談。了。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同着金觀察。到了侯家后寶華班內。金觀察領着章秋谷。走到一個房間裏頭坐下。秋谷舉目看時。見房間裏頭的陳設。也和上海差不多。牆壁上掛着許多的單條字畫。正中向外。放着一架紅木床。掛着熟羅帳子。兩旁也擺着兩口紅木衣厨。秋

谷看了一回。早見門簾一起。一個十七八歲的淡粧女子。走了進來。正是南都石黛。偏開上苑之花。北地胭脂。重入唐宮之選。不知以後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却說金觀察同着章秋谷到侯家后。寶華班走進一間房內坐下。不多一刻。早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淡粧女子。款款走了進來。輕啟朱唇。對着金觀察。叫了一聲。金大人。回轉頭來。向着秋谷一笑。口中問道。格位老爺。貴姓。金觀察便對他說道。這位老爺。姓章。今天從上海到的。又指着那女子的臉。對秋谷道。這個就是我招呼的名。叫金蘭。你看怎麼樣。原來北邊班子裏頭的規例。客人做了姑娘。就說某老爺招呼某姑娘。大家都是這般說法。沒有什麼做與不做的。和上海的名目不同。只說章秋谷聽了金觀察的話。便抬起頭來。細細的把金蘭打量一番。只見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羅衣褲。下面襯着一雙湖色挑繡弓鞋。頭上挽着一個時新寶髻。刷着一圈二寸多長的劉海。髮帶一支。翡翠押髮。那一身粧飾。和上海的樣兒也差不多。再往臉上看時。只見他脂粉不施。鉛華不御。兩道淡淡的蛾眉。一雙盈盈的杏眼。雖然沒有十分姿態。却也生得輕盈柔媚。儘足動人。說起話來。一口的上海白。不像蘇州人的口音。秋谷看了。點一點頭。對金觀察

道。老表伯的眼力。着實利害。這個貴相知。生得果然不錯。金觀察聽了。心上甚是得意。拈着幾根鬍子。哈哈的笑道。你不要作違心之論。有意面諛。你們在上海頑慣的人。那裏看得上這般人物。秋谷也笑道。那倒不是這般講法。上海的倅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好的。天津的倅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壞的。小姪記得幾年之前。到過天津一次。見過幾個倅人。色藝都狠不錯。可惜如今都不知到那裏去了。就是上海那幾個有名的紅倅人。林黛玉。張書玉。顧蘭蓀等。也都到天津做過生意。正說着。只見金蘭一個轉身。手內托着兩個瓜子碟子。一碟西瓜子。一碟北瓜子。走近身旁。來敬秋谷。秋谷隨意拈些。金蘭便把兩個碟子。放在桌上。金觀察笑道。你這個東西。怎麼只敬章老爺。不來敬我。難道我不是客人麼。金蘭聽了。也笑道。金大人。末總是實梗。曉要來。瞎扳。差頭。哉。金觀察聽了。一笑。也不言語。停了一停。忽聽得房門外一陣脚步的聲音。一步步走進房來。秋谷舉目看時。只見一順的早進來了三個女子。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褲。說話的聲音。好像是鎮江揚州一帶的口音。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臉上却搽着許多脂粉。走進房來。各叫了一聲金大人。便都一屁股坐下。秋谷看了一眼。便別過頭去。不去看他。金觀察忽然向秋谷道。我倒忘了一件事兒。你初到這裏。沒有相好。就在這裏的。

信人裏面揀選一個何如秋谷聽了點頭應允金觀察便對金蘭道快叫他們出來見客金蘭答應一聲走出房去只聽得房外高叫一聲見客金蘭便翻身走了進來一霎時笑語喧譁花枝招展七長八短的走進十數個女子來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妍的也有媸的擁擠擠的都擠在一間房內有的打情罵俏有的弄眼丟眉有的咕咕略略的笑作一團有的動手動脚的頑做一塊一個個徘徊顧影賣弄風情秋谷細細的一個一個看過來覺得不是有些俗眼俗眉便是有些土頭土腦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在裏頭只有一個最後進來的僧人年紀約有十八九歲身穿着一件元色鉄線紗夾袄湖色春紗褲子一雙四寸金蓮着一雙寶藍平金弓鞋頭上止挽一個嬾粧髻沒有一些首飾越襯得明眸皓齒玉面朱唇月掛雙眉霞蒸兩靨雖然比不上陳文仙的那般清麗陸麗媚的那樣風華却也姿態嬌嬈丰神嬌嬈秋谷看了他一眼便指着他問金觀察道這叫什麼名字金觀察拍手笑道果然你的眼力不差他叫雲蘭也是從上海新到的是這個寶華班裏頭的翹楚如今却被你選中了秋谷聽了便走過去一把握着雲蘭的纖手細細的看了一回雲蘭被秋谷看得不好意思起來瞟了秋谷一眼道做啥呀慢慢裏看末哉呀秋谷微微一笑把手一鬆雲蘭對着秋谷飛個眼色

回過身來低低的叫一聲上碟子早聽得外面答應一聲遞進兩個瓜子碟子來雲蘭接在手內先敬觀察後敬秋谷却對着秋谷低鬟一笑秋谷便拉着他叫他坐下一長一短的和他講話那班落第的僧人起先進來的時候看着秋谷這樣翩翩年少跌宕多姿大家都覺得有些心動眉迎目送脈脈含情如今見他選中了雲蘭大家都知道自家沒分又羞又妬一闕的都走出來金觀察見他們走了心中大喜和金蘭坐在一處密密切切的講話講了一回金觀察便叫金蘭預備擺酒取過請客的紙片寫了幾張客票忽然抬起頭來見秋谷和雲蘭並肩執手的坐在那裏低低的不知在那裏講些什麼講得正是熱鬧金觀察不覺大笑道怪道別人都說你喜歡在女人身上用功今天你們兩個人第一次相見就有這許多說話果然名不虛傳雲蘭聽了臉上一紅立起身來道耐勿要來浪搭倪瞎三話四倪規規矩矩講兩聲閒話也無捨希奇啗金觀察哈哈笑道本來沒有什麼希奇我不過這樣的說一聲罷了你又何必這樣的做賊心虛雲蘭被金觀察說了這幾句取笑的話兒面上越發紅起來赳赳的走了開去口中咕嚕道隨便佯篤去說恰末哉秋谷一笑立起身來走近金觀察身畔問他請的是那幾個客人金觀察道都是幾個同鄉並沒有什麼外客說着早見幾個男班子

進來。擺設棹面。原來北邊的男班子。就是南邊的相幫。當下金觀察便把客票交給他。們。叫立刻就去催請客人。不一會。早見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從外面大踏步走進來。秋谷連忙看時。認得是金觀察的親戚余太守。便立起身來。彼此招呼坐下。金觀察道。今天你居然來得很早。接到我催請的客票沒有。余太守笑道。我方才接到你的來信。說請我吃花酒當陪客。我一聽得有人請我吃花酒。我心上高興極了。連忙辦結了。今天的公事急急的就趕過來。那裏還等得及你來催請。說得金觀察和章秋谷都笑起來。停了一會。又到了兩個客人。秋谷却不認得。彼此請問名姓。方才知道一位是營務處發審委員直隸候補同知楊玉甫。一位是制台衙門裏頭的幕府兵部主事言立身。都是秋谷的同鄉。秋谷也不免應酬了一陣。這個時候。只見金蘭和雲蘭兩個人。一前一後。姍姍而來。雲蘭趁着他們大家在那裏說話。拉着秋谷的手。悄悄的講道。耐到倪房間裏去坐歇。倪要搭耐說閒話。秋谷跟着他。走出房去。穿過一個院落。方才是雲蘭的房間。雲蘭把秋谷拉進房間坐下。兩個人談了一回。早有金觀察叫人相請。秋谷同着雲蘭。一同走過去。只見又來了三個客人。棹面已經擺好。大家在那裏高談闊論的講話。秋谷走進房去。對着那三個新來的客人。拱一拱手。問過姓名。金觀察便向秋

谷道。你的本堂局票。已經和你發了出去。只怕一個人不夠。我再薦一個人給你。好不好。雲蘭跟在秋谷後面。連忙悄悄的把秋谷衣服一拉。秋谷會意。便向金觀察道。小姪也不過逢場作戲。叫了一個本堂也就算了。金觀察道。既如此。客人已經到齊。就請諸位入座。今天這一檯酒。原是金觀察專請秋谷的。要請秋谷首座。秋谷再三謙讓。大家都不肯就坐。秋谷方才坐了。金蘭斟過了酒。便有幾個烏師在門外拉起胡琴。打起鑼鼓。金蘭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簾底。把臉向着門外。唱了一段取成都。回過身來。就坐在金觀察後面。把一柄白紙摺扇遞在金觀察手內。金觀察便把這柄紙扇遞給秋谷。口中說道。你愛聽什麼。隨意點就是了。秋谷接過來。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許多戲目。也有二簧。也有西皮。也有梆子。秋谷心上暗想道。古時清歌妙舞。歌舞原是連的。所以教坊中人有舞衫歌扇的名目。如今這個舞學久已失傳。這柄紙扇大約就是古時的歌扇了。正是。樊素櫻桃之口。逸響停雲。小蠻楊柳之腰。流光迴雪。不知後事何如。應聽下文交代。

第十六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且說章秋谷接過扇子來看了一看。便遞給那位言立身言主政。讓他來點。言主政也

不肯點。大家推讓了一回。公點了一齣硃砂痣。金蘭唱畢。接着雲蘭也唱了一齣黃金臺。叫的局已經來了幾個。金蘭又斟了一巡酒。便向金觀察告一個假。走了出去。看官。你道什麼。叫做告假。在下做書的。在上海烟花隊裏。整整的混了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信人要向客人告假的。原來這個告假。也是北邊窩子裏頭的規矩。客人們叫信人的。局。那信人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才可以告退。若是遇着有別人叫局。或者有人在他院中吃酒。碰和便在那叫局的客人面前告一個假。到別處去打個轉身。再來應酬。甚至叫一個局。有連告好幾次。假的金觀察雖然沒有叫局。却照例吃酒的時候。有個禮面局的。所以金蘭照着叫局的規條。向金觀察告假。在下做書的寫到此間。就有個老於上海的朋友。駁斥在下的說話道。你這句話兒錯了。要是照着你的說話。信人出來應局。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可脫身。遇着有別人叫局。又要向客人告假。萬一個天津的信人。也和上海的信人一般。一天裏頭。出上二三十個局。甚至四五十個局的。都要是一個一個都要向客人告起假來。那裏告得盡許多。那些信人。又怎樣的分身得開。難道真個像西游記上孫猴子一般。當真有什麼分身法不成。在下聽了。笑道。你的說話。雖然有理。却還沒有知道這裏頭的實在情形。天津地方的帶局。比不得上海。止

要。一。塊。錢。可。以。一。轉。眼。的。工。夫。立。起。身。來。就。走。在。天。津。叫。一。個。局。足。足。的。要。五。塊。錢。又。大。半。都。是。現。錢。沒。有。什。麼。賒。賬。的。若。要。叫。一。個。局。不。給。現。錢。一。定。要。是。向。來。要。好。的。熟。客。方。才。辦。得。到。這。個。裏。頭。也。有。一。個。道。理。信。人。應。局。的。規。例。不。論。什。麼。地。方。除。了。叫。到。戲。館。和。叫。到。自。家。公。館。之。外。一。概。都。要。出。一。塊。錢。的。坐。場。錢。和。蘇。州。的。叫。局。規。則。一。般。不。過。蘇。州。規。矩。只。有。在。堂。子。裏。頭。叫。局。方。才。要。出。坐。場。的。錢。酒。館。大。菜。館。都。沒。有。的。天。津。的。大。菜。館。和。酒。館。也。是。這。般。那。班。信。人。出。來。應。一。個。局。若。是。客。人。賒。賬。就。要。自。己。貼。掉。一。塊。錢。所。以。天。津。信。人。每。逢。有。素。不。相。識。的。人。叫。他。的。局。多。半。是。推。託。不。去。就。算。是。勉。強。去。了。也。一。定。要。當。面。向。他。討。錢。那。裏。像。上。海。的。這。般。模。樣。出。一。個。局。一。古。腦。兒。只。有。一。塊。錢。還。要。大。家。賒。賬。若。是。一。兩。個。局。就。是。漂。了。也。不。能。算。漂。賬。彼。此。的。情。形。不。同。如。此。自。然。天。津。信。人。的。局。少。上。海。信。人。的。局。多。了。上。海。的。紅。信。人。一。夜。工。夫。竟。有。出。五。六。十。個。局。的。天。津。的。信。人。就。是。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名。角。一。夜。工。夫。至。多。也。不。過。出。上。六。七。八。個。局。你。沒。有。到。過。天。津。不。懂。那。邊。窩。子。的。情。形。只。拿。着。上。海。堂。子。裏。頭。的。情。形。來。兩。邊。印。證。自。然。覺。得。大。大。的。不。合。了。那。位。老。上。海。聽。了。在。下。這。一。番。滑。溜。滾。滾。的。說。話。方。才。俯。首。無。言。走。過。一。邊。去。了。閒。話。休。提。只。說。雲。蘭。見。金。蘭。告。假。走。了。也。向。秋。谷。告。

一個假。走了出去。便有幾個本班的信人。走進房來。應酬檯面。應酬了一回。這幾個走了出去。又換了幾個進來。原來天津那些班子裏頭的姑娘。好像上海么二堂子的信人一般。不是捆賬夥計。就是分賬夥計。再不然就是老鴇的討人。從沒有一個人是自己身體的。那班子裏頭。也沒有什麼包房間。做夥計的名目。合班的信人。不論紅的黑的。大的小的。都要聽老鴇的節制號令。就是那個時候的林黛玉張書玉。到天津做生意。也是包賬夥計。算不得自己身體。那第一天進門的時候。一般的也要向着老鴇叩頭。所以天津窩子的信人。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你的客人。我也可以應酬。我的客人。你也可以陪待。分不出什麼界限。當下章秋谷看着那班信人。你來我去。你出我入的。好似穿花蛺蝶一般。倒也甚是熱鬧。秋谷看了一回。忽然又見幾個信人。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口中說着滿口的揚州白。直闖進來。三個人坐在一起。夾七夾八的。和客人說笑。秋谷見就是方才進來那三位寶貨。便連忙把頭別過去。不去看他。心上覺得十分惹厭。更兼聽他們你言我語的。打着滿口的江北鄉談。却口口聲聲的講我們蘇州怎麼樣。我們蘇州那模樣。秋谷聽得清清楚楚。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問道。你們幾個。都是蘇州人麼。那三位寶貝聽了。大家覺得甚是得意。齊齊的答應一聲。秋谷笑道。

我。看。起。來。你。們。這。幾。個。蘇。州。人。着。實。有。些。西。貝。那。三。個。人。聽。了。不。懂。秋。谷。的。話。是。什。麼。意。思。便。道。什。麼。叫。做。西。貝。我。們。不。懂。秋。谷。道。你。們。既。是。蘇。州。人。怎。麼。連。這。句。話。兒。的。意。思。都。不。懂。你。們。姑。且。講。幾。句。蘇。州。話。來。給。我。們。大。家。聽。聽。看。你。們。究。竟。是。蘇。州。人。不。是。原。來。我。們。中。國。全。國。蘇。杭。兩。處。是。個。繁。華。富。麗。的。地。方。蘇。杭。兩。處。的。女。子。就。也。是。個。嬌。嬌。嬈。的。尤。物。這。幾。個。寶。貝。平。日。之。間。總。假。充。是。蘇。州。人。好。在。那。些。客。人。本。來。辨。不。出。他。們。的。口。音。什。麼。叫。做。揚。州。話。什。麼。叫。做。蘇。州。話。當。真。都。把。他。們。幾。個。認。做。真。的。蘇。州。人。這。三。位。寶。貝。假。冒。蘇。州。人。冒。得。久。了。忘。其。所。以。自。己。也。有。些。不。信。自。己。起。來。好。像。自。己。真。是。蘇。州。人。的。一。般。不。料。今。日。之。下。忽。然。冤。家。遇。了。對。頭。平。空。的。跑。出。一。個。章。秋。谷。要。考。起。他。們。的。蘇。州。話。來。這。幾。個。寶。貝。那。裏。說。得。出。什。麼。蘇。州。話。被。章。秋。谷。逼。住。了。無。可。如。何。只。得。胡。亂。說。了。幾。句。揚。州。不。像。揚。州。鎮。江。不。像。鎮。江。的。話。就。算。是。蘇。州。話。只。指。望。章。秋。谷。也。不。懂。蘇。州。話。糊。裏。糊。塗。的。搪。塞。過。去。也。就。算。了。那。裏。知。道。章。秋。谷。聽。了。他。們。的。這。幾。句。話。兒。不。覺。哈。哈。大。笑。道。這。個。就。算。你。們。的。蘇。州。話。麼。好。得。狠。好。得。狠。這。纔。是。有。一。無。二。的。蘇。州。白。呢。我。聽。着。你。們。三。個。的。口。音。明。明。是。個。揚。州。人。爲。什。麼。一。定。要。假。充。蘇。州。人。難。道。假。充。了。蘇。州。人。有。什。麼。好。處。麼。這。幾。句。話。兒。把。那。三。位。寶。貝。說。得。做。

聲不得。臉上。都漲得通紅。只得勉強說道。揚州人也是個人。蘇州人也是個人。難道蘇州人還比揚州人多個眼睛鼻子麼。秋谷微笑道。你們既然知道揚州人也是人。蘇州人也是人。爲什麼自己又要假充蘇州人。這是個什麼道理。那三個寶貝被秋谷頂住了。騰挪不得。一句話都說不出。賭氣大家立起身來。往外便走。口內咕咕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秋谷也不去理他。金觀察見了。便對着秋谷笑道。他們好好的坐在這裏。被你幾句話兒。把他們逼得跑了出去。他們心上不知要怎樣的恨你呢。秋谷笑道。這樣的牛鬼蛇神。但願他心中懷恨絕迹。不來倒乾淨了許多。正說着。雲蘭已經走了進來。秋谷對着雲蘭。一縐眉頭。又把手打個手勢。似乎把方才的事情告訴他。雲蘭會意。微微的一笑。也縐着眉頭。低低的說道。耐勿要實梗哩。大家才是姊妹淘裏。向講起來。阿要難爲情。秋谷也不開口。只伸過手去。緊緊的握住了雲蘭的纖腕。叫他坐下。兩個人四目相對。彼此默然。正在這個時候。客人叫的局。陸陸續續的到齊。大家拉開嗓子唱起來。秋谷候他們唱過之後。一個個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只見也有北班裏頭的。也有南班裏頭的。北邊人和南邊人的裝束。也沒有什麼大分別。北邊人多半是紮着褲腿。那眉梢眼角。都是吊得高高的。全沒有一些兒溫柔嫵娜的丰神。秋谷看着心中想。

道。究。竟。這。班。人。生。長。北。方。總。覺。得。有。些。兒。體。態。剛。強。丰。姿。生。硬。那。裏。比。得。上。我。們。江。蘇。人。的。樣。兒。究。竟。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這。是。一。定。的。道。理。正。想。着。恰。恰。的。言。主。政。要。打。通。關。先。和。金。觀。察。五。魁。對。手。的。亂。叫。起。來。方。才。打。斷。了。章。秋。谷。的。思。想。大。家。鬧。了。一。回。一。班。客。人。都。散。席。告。辭。金。觀。察。掏。出。錢。來。看。了。一。看。對。秋。谷。道。今。天。時。候。還。狠。早。我。們。出。去。打。幾。個。茶。圍。再。回。去。可。好。不。好。秋。谷。聽。了。自。然。高。興。便。點。頭。答。應。立。起。身。來。想。走。雲。蘭。一。把。拉。住。口。中。低。低。的。問。道。倪。剛。剛。搭。耐。說。格。閒。話。阿。是。忘。記。脫。哉。秋。谷。搖。一。搖。頭。道。今。天。不。便。改。一。天。再。講。罷。雲。蘭。聽。了。默。然。不。語。秋。谷。附。着。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不。知。說。的。什。麼。雲。蘭。回。眸。一。笑。啓。齒。嫣。然。一。面。說。道。問。搭。勿。比。上。海。耐。勿。吃。酒。也。嚙。恰。希。奇。秋。谷。道。雖。然。沒。有。什。麼。我。總。覺。得。有。些。不。安。同。你。綳。個。場。面。就。同。綳。我。的。場。面。一。般。雲。蘭。聽。了。把。嘴。披。了。一。披。也。不。開。口。秋。谷。便。同。着。金。觀。察。起。身。就。走。金。蘭。和。雲。蘭。兩。個。人。送。出。房。門。雲。蘭。又。叮。囑。一。句。道。勿。要。忘。記。脫。仔。啞。秋。谷。笑。道。不。勞。分。付。我。的。心。上。更。要。比。你。性。急。些。兒。雲。蘭。臉。上。忽。然。一。紅。把。頭。一。扭。道。好。哉。好。哉。阿。好。請。耐。格。兩。聲。勿。要。响。金。觀。察。聽。了。他。們。兩。個。人。的。話。心。上。早。已。明。白。也。對。雲。蘭。笑。道。你。們。兩。個。人。不。用。猜。啞。謎。有。什。麼。話。兒。何。必。瞞。我。等。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可。好。不。好。總。算。你。的。眼。力。

不。差。看。中。了。這。位。章。老。爺。你。也。不。必。遮。遮。掩。掩。的。只。管。說。明。白。了。就。是。了。幾。句。話。把。個。雲。蘭。說。得。不。好。意。思。起。來。不。由。得。紅。上。眉。梢。春。生。頰。際。對。着。金。觀。察。道。耐。說。仔。幾。幾。化。格。閒。話。倪。一。場。刮。仔。才。勿。懂。耐。勿。要。來。浪。搭。倪。瞎。三。話。四。說。着。便。拉。着。金。蘭。一。同。進。去。金。觀。察。同。着。章。秋。谷。走。出。寶。華。班。大。門。走。不。多。幾。步。便。是。一。個。北。班。叫。做。東。天。保。的。本。來。是。個。著。名。的。班。子。房。屋。十。分。寬。大。秋。谷。和。金。觀。察。走。了。進。去。在。一。間。客。座。裏。頭。坐。下。便。有。許。多。的。本。地。信。人。挨。挨。擠。擠。的。走。出。來。秋。谷。約。略。看。了。一。看。却。沒。有。一。個。好。的。在。裏。頭。正。是。春。風。二。月。忽。逢。儂。語。之。花。大。道。青。樓。又。縮。同。心。之。結。以。下。的。許。多。情。節。安。壇。第。大。開。賽。珍。會。章。秋。谷。再。到。滬。江。試。真。情。紅。信。人。中。計。都。在。第。十。集。裏。頭。出。現。列。位。看。官。不。須。性。急。聽。我。慢。慢。的。道。來。



宣統二年正月初版

所 翻 不 版
有 印 許 權

著 者 漱 六 山 房

印 刷 所 圖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點 石 齋

發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申 昌 書 室

販 賣 者 各 埠 書 局

九 尾 龜 九 集
定 價 大 洋 肆 角

